



小說世界叢刊  
野人記第九編  
寶窟生還記

上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823  

---

1547.6  
c.5

MG  
J712.45  
36  
201

小說世界叢刊

巴洛茲著  
吳衡之譯

野人記  
第九編

寶窟生還記  
上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60 7566 5

20930

寶窟生還記上册

野人記 第九編

寶窟生還記 上册

目次

- 第一章 金毛獅
- 第二章 訓獸
- 第三章 神祕的會議
- 第四章 荒林人迹
- 第五章 致命傷
- 第六章 生死關頭



第七章 活祭  
第八章 詭計

# 野人記 第九編

## 寶窟生還記 上册

### 第一章 金毛獅

母獅養婆哺乳她的兒子——蹣成一個毛團兒，像那金錢豹司打一樣。在她做窠的石洞面前，側身躺在和暖的太陽心裏，眼睛半開半閉的防備着。起初本有三個這樣的小毛團——兩女一男——他們的爹娘養婆和奴邁，有了這一羣的兒女，深自驕矜，以為幸福的了。怎奈捕獵不多，母獅失於滋養，乳液短少，就不能夠好好地哺養牠三個狼吞虎咽的兒女。再加上一場寒雨下來，那一羣兒女生起病來了。只有那個最強壯的保存牠的性命；但那兩個女的，因此就死了。養婆見了，少不得傷心哀慟起來。在那可憐的滿沾污泥的毛片身邊號啕聲嘶不住的拿



她鼻子來嗅，要喚醒他們一睡不覺的長眠。結果還是放棄她的努力了。那時候她整個野性的心窩，滿填了憂慮，專注在那留給她的小兒子身上。所以那母獅比平常更加警備了。

那雄獅奴邁，前兩夜走出捕獵，得着一隻牲口，拖回他們的窠裏來，昨夜他又出去了，沒有回來。賽婆睡眼矇矓，方在想着那肥美的羚羊華比，在這個時候，也許她的丈夫拖着，經過那纏繞的草林。不然，那花驢子柏戈，被他拖着也說不定，那花驢子爲同類中最可愛的——汁肉充滿，脂膏豐美的柏戈。賽婆想到這個上頭，由不得饑涎垂流吻外了。

哎！這是什麼？一種微微的聲音，送到她的靈敏的耳邊，她就昂頭聳耳的左右傾聽，那驚擾她的極微的聲音。她的鼻子仰向空中嗅着。原來是一陣風似的，不知什麼東西，從她所聽見聲浪那方向移向她這邊來，還聽見這種音量，微微地增高，使她知道作這聲浪的東西，正在走近她的地方。當那東西漸近的時候，那母獅的神經刺激愈甚，更加膽怯，調轉胸腹，拔下乳頭，停止她的喂哺了。那小獅忽被停哺，輕輕地發作憤怒的聲，嗚嗚不休。直等到母獅發很低的聲音

抱怨牠，纔不敢做聲，站在她的身邊。先向她望望，再向她眼光注視的那方面望去，仰起他的頭兒，先歪向這一邊，再歪向那一邊。

原來母獅所聽見的聲音，明明是一種驚駭的性質——雖然不曉得的確，終是表示一種不安寧的東西——是否凶兆，卻不能確定。也許是她的丈夫回來的動靜。但是不像獅子行動或拖拉重物的響聲。她就看一看她的兒子，同時發出一種哀怨的聲音，時刻懷着有危險嚇她兒子的念頭，在那裏保護着——她的小家庭中，最末後的一個，就是牠了。

一霎時間，一陣風將那穿過草林向她那邊拖來的東西的氣味送到她的鼻端，立刻那受驚擾的慈母的臉，一變而爲張牙怒目，猙獰可怕的面具。因那穿過草林，送到她鼻中的氣味，就是那可惡的人味。那末，她就爬起來，放平她的頭，用勁抽起她的盤旋的尾巴。就用那野獸交相達意的奇法，教她的兒子臥在原處，不可走動，等她回來。那末，她就悄悄地趕快奔去抵禦外侮了。



那小獅起先聽見牠母親所聽見的聲音，現在又聞見人的氣味——一種從未觸過牠鼻端的氣味，也是新曉得仇敵的氣味——因此引起反動性了。立刻豎起牠背上的毛，張開牠的牙齒，和父母的反動態度同一模樣。當那母獅急急地走入小叢林裏的時候，那小獅因為不能曉悟他的吩咐，竟跟着她的尾後，依牠那幼稚狀態搖搖，與牠那前部的莊嚴相形起來，令人噴飯；但那母獅只顧眼前，不知道小獅跟在牠的尾後。

原來在他們倆的面前，有一個叢林，稠密得很，約計百碼之深。曾經他們鑽來鑽去，擦成一條隧道式的小路，穿過草林，通到他們的窠蔭；其中有一塊小小的空地，被那野獸走成了路徑。那空地的兩頭，一爲出林的路，一爲進林的路。當賽婆到那空地的時候，她看見很明白她所畏怕和嫌惡的東西，在那裏頭。這不是有人來捕獵牠們又是什麼呢？若是平時沒有人近牠的身邊，使她的兒子受危險，她就讓他安靜地過去；或在沒有兒子的時候，她一見有人前來的意思，她就會走避了。但是今兒母獅的神經受了刺激，膽量薄弱——因為她單存一個兒子，大起恐

慌——慈母天性，在這個單獨兒子身上，愛護的心較平時增加三倍——那麼不等那人侵害她的兒子的時候，反而上前迎敵，預行阻止了。好個溫和的慈母，立刻變作殘害可怕的動物了。她的腦筋上祇抱着一個殺戮的觀念。

她在這個曠地邊上，一刻都不遲疑，又不發出一點警告，竟向那個黑勇士方面撲將下來，捷如飛箭一般。那黑勇士起初聽得在他二十里路內有個獅子的消息，很爲兇猛，那曉得首先報告的就是這個獅子出現。那黑勇士並非有意搜獵獅子。他若曉得有獅子近在左右，他一定要遠避他了。目前如有能殼奔避的地方，他也就會奔避了；怎奈離他最近的樹木，都是遠過那獅子所在的地方。若是向那樹木裏走去，不到四分之一之遠，那獅子，就能殼追上他了。現在別無希望，祇有一事可行。當那母獅幾乎要撲殺他的時候，他卻看見那獅背後有一個小獅。那黑勇士手執重矛，隨將右手持矛向後遠退。即在那母獅起身抓那勇士，張開大牙，幾乎要向那勇士的頭面合將下來的時候，向她一擲，那矛就貫穿了母獅的野蠻的心窩，她就向後一倒，她的肌

筋抽搐了幾下，就一命嗚呼了。

這孤苦的小獸，在二十尺以外站住，圓睜怪眼，思量牠有生以來的第一件不幸的事。牠想走近牠的母親，但覺着一股的人氣，自然的股票起來，止住脚步不敢前進了。正在這個當兒，牠發出一種哀鳴，照例牠的母親聽着就立刻跑近牠；但是這一回她不來了——甚至站起身來一回顧牠也沒有了。牠懷疑着——牠沒有法子了解這個意思。牠接連的哭着，覺得這個時候愈加悲哀，愈加沈寂。逐漸的牠移近牠的母親。牠看見死在牠母親手上的怪物沒有了動彈。停了一會，牠覺着沒有多麼的害怕，所以最後牠鼓着一股勇氣跑近牠的母親身傍，把鼻來嗅她。牠仍舊發出哀慘的音來，逗引牠的母親，但是她沒有回答了。最後牠覺着這事定有蹊蹺——牠的溫和慈愛的母親，已是今非昔比了——她已化爲異物了。但牠依舊猥倚着，嗚嗚的哭着，直至睡覺方休，兀自蹲伏在牠母親遺該的邊旁。

這個就是當時泰山找着牠的情形——泰山和他的夫人琴痕他們的兒子劇克，從柏婁

塘的神祕的地方歸來。這個地方就是那兩個男子打救琴痕格萊登的所在。這小獸聽見他們行近的聲音，把眼睛張開，站立起來，低垂兩耳，向他們狺狺的吼，一面倚靠着牠長眠的母親。太山看了牠便笑起來。說道：『好勇敢的小鬼頭啊！』他口裏贊着，只把眼一瞧，這齷齪悲劇的情節，已經看出十二分了。他行近滿嘴涎沫的小獸前，祇望牠回身跑掉了；誰知牠不幹這樣的一回事，反而吼得比前更狂暴。他站住，伸手拿牠的時候，卻要擊中他的手。琴痕叫道：『恁地勇敢的小傢伙啊！可憐的小孤兒呀！』劇克道：『牠就要變成一隻大獅了。不然，倘使牠的母親沒有死掉，牠是很有可能有的。看牠的背脊，和矛槍一樣，又強勁，又正直。太傷了這個畜生。眼見活不久了。』太山答道：『牠不見得一定會死的。』劇克道：『這裏牠沒有多麼的希望——牠還要喝兩個月的乳，你們那一個替牠找去？』太山回答道：『讓我去找來。』劇克道：『你要收養他嗎？』太山點點頭，劇克對琴痕笑着，並且贊道：『那就好了。』琴痕也笑道：『灰石爵士，做了奴邁兒子的養母了。』

太山與他們一起笑着，但他不停的注意這小畜生。剎時間，就跑出來抓住小獅頸圍的毛，把小獅拿住然後輕輕的拍着牠，用着沈重的啞唔的音調對着牠說話。旁人沒有知道他說的什麼；不過也許這小獸實在說過的，因為牠停止了掙扎，也不再要抓他的，或咬他的撫弄自己的手了。末了，他舉起牠，放牠在自己胸前。這回牠好像沒有害怕了，就是牠以前厭惡的人氣，現時很接近的，也沒有張牙舞爪了。琴痕叫道：「你怎樣弄的？」太山把他廣闊的肩膊聳着，說道：「你們的同類不會怕你；這個實在是我們的同類，好比你們一般，也來和我扳談。我向牠們顯出交情，牠們就此見了我也不會害怕，這個就是其中的緣故了。就是這個小鬼頭，牠好像也懂這個道理，不是的嗎？」劇克說道：「我從來不懂這一回事，我意對付非洲的走獸，我比你老練得多，可是管束牠們的力量，我一點沒有，就是好比你有的見識，我也不着絲毫。那是甚麼緣故呢？」

太山道：「世上只有人猿太山一人。」說時向着她的兒子吃吃的笑，卻是笑中夾着一點的驕傲。太山又說道：「須知我是野獸生的，野獸養的，或者我的父親果然是人猿也未可知，喀喇常

常執定他是人猿，這是你知道的。」琴痕嚷道：「約翰！你怎麼能够你完全曉得你的父親母親是誰咧？」太山嚴正的-looking 他的兒子，用着一隻眼睛。「你的母親從來不要看起來人猿優美的性格。隨便那一個也差不多知道她不歡喜別人家提起和人猿相配的事情的。」

「約翰格萊登，以後我再不願和你講話了，倘然你依舊要說出這件醜事出來。我替你羞慚。這真是壞透了，你是個不長進的野人，不去想想法子將來你也能够變成一個**人猿**了。」

打從柏路塘來的遙遠的路程，將次告終了。在這個星期之內，他們當要依舊在他們舊時鄉井的地方。這裏經過德國人的蹂躪之後，是否還有什麼東西贖下來，也是一個問題。米倉和外舍都燒得乾淨了，屋子的裏面，一部份已經破壞了。灰石家的誠實的土生僕役，姓華沙里的，其中沒有被哈門福力司士克尼達的兵士殺死的，都振作精神聚集起來，跑去求英國人收留他們，任隨英國人的差遣，胡亂做點工作，過過日子。這許多的事情，太山起程去找琴痕夫人的時候，已經知道的。但是他的能征慣戰的華沙里人，到底有多少遺下來；他偌大的產業，到底還

有甚麼散失沒有；那是他沒有曉得的。也不定是游牧的土人，或是阿刺伯販奴爲業的搶家掠戶的強徒，繼續那匈奴人的後塵，把殘餘的一起掃光。還有這座叢林，也總是完全掃得干干淨淨，恢復他的本來面目，蓋住牠的遺蹟，在平蕪滋蔓的當中，埋沒着人類草創經營的痕跡。

太山自從收養小奴邁之後，就忙着去打算他螟蛉子的糧草來養活牠，因爲這小獸，必須得着存活的東西，而存活的東西，除了乳之外，似乎沒有別樣的替代品了。獅乳是不必問的，不過他們這時雖然住在人煙較盛的地方，四週的鄉村，卻也不少。林子大王是四下都聞名，爲人懾服，受人尊敬。故此這日下午，他發覺小獅之後，太山便跑到一個鄉村去，尋覓飼養小獸的東西。

起初，鄉村上的人面含怒色，全不理睬他。大凡白色種人經過這個地方，不帶大幫的護從，便不能得到他們的重視。——因爲不帶着護從，這些外來的客人，顯然便是沒有帶來孝敬他們的東西。并且他們一定想望的飯食，也沒有甚麼東西能夠把來做答謝，倘使他們起意去尋

事，那就連性命也難保了。這些土人，看來雖則是漠不關心的模樣，可是他們卻很留心着。這幾個白色種人穿戴着稀奇古怪，他們都叫怪起來。他們眼中只見赤着膊和自己沒有什麼分別，背着的火器，也是一樣，只有年紀較輕的那一個人，託着一管來福鎗的與衆不同。他們三人盡打扮作柏路塘的裝束，又古老，又野蠻，簡單黑人的眼中，是完全沒有見過的。

太山一入村子便問他們道：「你們的首領在那兒？」四週圍着婦人呀，小孩子呀，頓時便猶猶的向人狗叫似的叫起來。木屋的旁邊，太陽照不到的地方，躺着幾個戰士。聽見了，立刻都站起來跑到太山跟前。答道：「首領正睡着，你是甚麼人來打擾他？你要什麼東西？」太山說道：「我要和你們的首領講話，你去喚他來！」戰士圓睜怪眼瞧着他，停了一會忍不住笑起來。「把首領定要找來與他咧。」他對他的同伴說着，然後放聲大笑，把大腿辟辟迫迫的拍，又拿手肘來輕輕的觸着近他身旁的那一個。太山繼續說道：「對他說，太山要和他說話。」他們聽了太山的大名，神氣就立刻變換轉來。他們退了幾步，笑也不再笑了，他們的眼睛，張到十二分大而



且很圓。這個笑聲最大的，忽然也肅靜了。並且喊道：『拿毯子來請太山坐，我們去喚首領愛文格來。』說罷，借勢飛開兩腿，拚命的跑去，彷彿得着嚴重的命令，不趕快去，生怕觸犯了他。

這個時候，就是沒有護從，沒有禮物，連什麼東西也沒有，不覺得有什麼分別了。鄉下的人，大家都來獻殷勤，你擠我，我擠你。沒有等到首領出來，他們已經送禮的送禮，送飯的送飯。在這個當兒，首領愛文格來了。他的年紀很大，就是太山，沒有出世之前，他已經坐着第一把交椅了。他的態度尊嚴，問候客人的禮貌，仿佛大人物彼此致意一般。他的心中，覺着林子大王來光顧他們的鄉村，委實非常快活。

一到太山將來意說明，并把小獸遍示他們之後，愛文格鄭重的對他說，若是太山住在這裏一天，他當預備一天的乳，聽憑太山使用——熱氣騰騰的剛從首領家裏的羊擠下來的乳。他們這樣一面阿諛逢迎着，太山的銳眼，已把那村中的形形色色，和牠的人民，瞧了記在心頭。在這個當兒，滿街滿屋都是許多的狗，四圍亂竄着，他們附近一隻很大的母狗。這只母狗的乳

囊充滿着乳，太山一眼瞧見心中便生下一計來，他伸出拇指來指着那個獸向愛文格道：『我要把牠買下來。』首領回答說：『牠是你的，用不着討價錢。牠產後兩天了，昨天晚上，牠的小狗在窠裏給蛇偷去了，倘然你是要的，隨你要多少，肥的瘦的都送給你。但是我曉得這一隻是不中吃的。』太山道：『我不是要吃牠。我帶牠回去，好歹供給小獸的乳。牠已經拿來與我沒有？』幾個後生，隨後把這狗捉住，用繩繫着牠的頸頂，拖牠到猿人的跟前。這狗當初害怕，彷彿和獅子一個模樣，爲着汰蠻甘尼的氣味是和黑人的不相同，所以牠吠着嚙着牠的新主人。不過他到底懷柔了牠，所以他輕輕的把手來撫牠的頭時，牠就寧息着躺在他的身旁。若是要這獅靠近那狗的身旁，那末，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因爲獅和狗的氣味，彼此也要害怕的，彼此不能夠融洽的。獅呢，吼着，口角流着涎；狗呢，張牙舞爪，狼狽的吠着。那就要耐心，無限的耐心。不過到了後來，這件事成功了，狗母居然哺獅兒了。這天然的疑心，到底被飢餓克服了。太山堅決仁慈的態度，終究能夠得到那狗的信任心。

當天晚上，太山把狗縛在他住的屋子裏，一夜裏他叫牠躺下身體兩回飼那小獸。到了第二天他們就向愛文格和他的鄉人告辭了起程回家，旁邊跟着那狗慢慢的走，頸上仍舊是一條皮帶縛着，那小獸蟄伏在太山的臂膀中間，有的時候，把牠裝入布囊裏，搭在肩上。他們叫這獅做闊婆伽，這個名目，照柏路塘的土話，就是金毛獅的意思，爲着牠的毛色是金黃的。牠一天比一天的和牠的養母，以及他們親密起來。到後來母子兩個，好比親生骨肉一般的看待。那隻狗，他們叫牠做撒鴉，就是女子的意思。不上兩天，他們就把牠的皮帶解了，穿林過木，牠也很願意的跟着他們走。就是到後來，牠從沒有想到撒開他們；他們三人之中隨便那一個不在牠的跟前，牠就覺着不快活了。

時候到了，他們捕獵的勾當，應該跑出林外，到那漠漠無垠的平原的盡頭。這裏是他們的從前的家鄉，他們三人都在那裏發揚蹈厲着，雖則各人的心中，都懷着啞謎，未知是吉是凶，但是未有一個說出半句話來。他們找得的什麼呢？除了猿人第一遭同他的新人跑到這裏，所幹

的關土萊剪茅茨，依樣畫葫蘆之外，他們找得的什麼呢？後來他們居然從濃綠的林中立將出來，放眼望着一片平原，在隱隱約約的地方，看見那屋角牆陰，在林木叢中，槎枒樹裏。這個就是遺下來點綴風光的了。

「看呀！」琴痕夫人喊道：「牠在那兒——牠仍舊在那兒！」劇克問道：「離此不遠，那在左邊的是什麼東西？」太山答道：「這是個土人的房子。」琴痕又高聲說道：「這個田是不時的開墾着。」太山道：「還有許多的外舍，都重新建造了。這個只合着一個表示，就是華沙里的人都出征回來了。我忠誠的華沙里人呀，向人破壞的東西，他們都恢復完好，他們正在候我們歸來咧。」

## 第二章 訓獸

人猿太山，琴痕格萊登，與劇克，在外面經過了好久時候，現在重回來了。又添了闊婆伽這

個金毛獅，和撒鴉這個母狗。這裏去伺候他們，歡迎他們的第二個人，就是老杏浮勞，是華禪布的父親，他忠心的來保護太山的妻小家室。

「哎，巴文那，哦，」這忠心的黑人喊着：「我的老眼瞧見你覺着光明起來。你去了之後，不曉得過了多少年數了。但是許多人疑着你是要回來的，老杏浮勞曉得天下之大，卻是沒有一樣東西能夠阻止他主人的。所以他也曉得他的主人定要回到他疼愛的家鄉，和忠誠的華沙里人守候他來的地方。但是她呢，我們悲傷着當作她已經死掉了，不意竟會一淘回轉來。今天晚上，華沙里的屋裏，應該怎麼樣快活一番，讓這個地上震驚着我們戰士跳舞的足音，天上響亮他們妻子的歡聲，因為在世上，他們最疼愛的那三個人回到他們這裏。」

華沙里的屋子裏，委實快活得很，並且不是一夜的快活就完了，他們接一連二的，天天晚上，跳舞快活着，直至太山禁阻他們。此後太山和他的家人，方纔得着幾個時辰沒有被人覺醒的睡眠。忠實的華沙里人，於是跟着那個英國的頭目名叫卓非士的，把太山的馬廐，獸圈，耳房

和土屋，都完全重新構造，而且把屋子裏面的一切都整頓過。所以凡有的外觀，比之日耳曼人未侵入之前，沒有絲毫的分別。

卓非士當時在納老卑的地方，處理鄉間的事情，他們回來後幾天，他方纔回到牧場裏。他的驚怪和快活，比之華沙里人不相上下。他和那個首領，以及那班戰士，齊立在大巴文拿的足下，聽着講述柏路塘蠻荒的情形，和灰石夫人在那處被困時，他們三人所經歷的艱險。他又隨着華沙里人，目瞪口呆的對住猿人帶來的這個獯獯的玩物。那太山能够涉想到一條雜種的土狗，不是奇怪得很嗎？卻是他竟會收養仇人的兒子，那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了。還有太山教導他的兒子的情形，也是一種令他們怪異的。

那金毛獅和牠的養母，佔住猿人的臥室的一角，每天太山撥出許多時候來和牠嬉戲，教訓牠。——現在牠是金光燦爛，渾體點着斑斕，很好玩的，可以互相親近，但是過些時候他終於要變成一隻巨大兇猛的野獸呵。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那金毛獅長大了，太山教了牠許多的玩意兒，拿來呵，搆去呵，一見着太山發出口令，牠就馴服的躺下；跟住他的指使，跳來跳去；用鼻來嗅出密藏的東西，把牠搜出來。還有喂飼的時候，遇着有肉食時他喂牠的方法，常常引起華沙里戰士，張開巨口瘁笑。太山爲牠做了一個假人，大凡有肉食的時候，他便把這塊肉繫上假人的喉嚨左右，然後給牠取食。這樣的辦法，從沒有變更過。一得着猿人的命令，這隻金毛獅，便蹲伏着不動，肚皮垂到地上，然後太山把假人一指，口中發命令說「殺！」牠便一聲嗥吼，直向那塊肉撲過去。無論牠怎樣，肚子飢餓，沒有得着牠的主人說出這個字來，牠是從沒有撲上去的。若是這塊肉是很小，那末當初着手去抓時，就覺得很艱難。但漸漸年紀長了，身體加大了，去撲那目的物就容易得多。到了最後，只需一跳，便能夠抓中，這個假人，隨後倒下，任那壯獅在牠的喉嚨上廝札。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課程是最難學的。究竟有那一個，除了人猿太山係野獸所生與野獸同羣的不算外，能夠把那野獸天生喋血的野性克服，聽從牠主人的意志，恐怕總沒有的了。就

是教牠拿東西一件工夫，也要經年疊月的耐性教訓。這個工作，須要教牠聽見拿來的這個字，便須找出指着的东西拿給牠主人，叫牠拿那個喉嚨貼着肉的假人，牠不許動彈那塊肉，或者傷害這假人和別樣的东西；只要牠把這東西，慎重的放在牠主人的跟前。時候一久，牠曉得牠照這樣做去，一定是有酬勞的，而且這酬勞，常常就是牠最要吃的肉，比較平時大一倍。

灰石夫人和劇克，常常喜歡觀看訓練金毛獅，她對於泰山這樣抖擻精神的訓練金毛獅的用意，覺得元妙得很；對於泰山的心思的敏銳，十分驚異佩服。他問泰山道：『你教訓這個野獸，將來長大起來，能够在世上幹的甚麼事？牠將來是一定變成一個兇猛的紐麻。牠和我們相處久了，不怕我們，但是牠常常在假人的喉嚨上攫取食物，一旦遇着生人，牠不是也向這人喉嚨的所在，攫取食物了麼？』泰山說道：『牠只有我叫牠去攫取食物或東西，牠方纔攫取。』他又問道：『但是你并不希望牠常常以人為食嗎？』泰山說道：『牠是一輩子不會以人為食的。』他說道：『不過你怎樣能够阻止了牠？你是從小就教牠吃人的。』泰山說道：『你太看不起一



隻獅子的智慧了，反之，我也恐怕看得太重了。倘使你的觀念是不差的，那末最難的工作依然在我面前，倘然我的意見不差，那末，實際上我已經成功了。但是讓我們試驗一下子，看那一個是不錯。今天午後，我們就把闊婆伽帶到平原上。把戲是很多，你們不難推算我，到底有多大的能力，管束小紐麻。」劇克笑道：「倘若牠嚐了生人的血的味道之後，仍舊肯去幹他平日歡喜去幹的頑意兒，我願賭一百個金磅。」太山喊道：「我的孩子，你別不信了。今天午後，我就要顯出本領，與你和你的母親看看，等他們夢想不到的事情，讓我做出來。」灰石夫人高聲笑道：「灰石爵士，可謂世界上最高的走獸教練家了。」太山也跟着他們笑起來道：「這個不是訓練走獸，我現在實行的計劃，除卻我之外，別人都是不行的。讓我引個譬喻，解釋我的意思。若然你遇着你所厭惡的一種動物，從你的天性遺傳性的觀察，牠是你的一個死敵，你見了牠要害怕的。牠說的話，你全然不懂；一旦牠把牠的希望，用着偶然兇悍的方法，印在你的心頭。——你本來很可以完滿牠的希望，但是你既受了牠可怕的印像，你還能忠誠快樂的如他的願麼？你一

定不能夠了。你表面受着強迫去做，心上卻懷恨這個東西，不論什麼時候，你覺得你的力量足以抗拒牠，你就立刻反抗了。或者你簡直走上一部，把牠結果了。反而言之，和你相熟的，他是你的朋友，你的保護人，他和你是同講同話的，他生活你，他恩愛你，迴護你，贏了，你的信任心。他求你替他做點事情，你拒絕他嗎？不，你歡心悅意的依從他。這金毛獅依從我，便是這個道理。」劇克道：「牠合意的時候便如此，一到不稱心時，怕要反噬了。」泰山說道：「我再進一步講，倘使這個東西是你敬愛的，是你服順的，他有權可以罰你，甚至置你於死地，你若不遵命，他可以實行他的權力。試問你順從他嗎？」劇克說道：「我們且看看，怎樣容易的一回事，這金毛獅替我掙得壹伯金磅。」

到了午後，他們出發，越過這個平原，闊婆伽跟着泰山騎坐的馬脚走。跑到離開屋子不遠的一座樹林裏，他們跳下馬來，個個很疲倦的向一叢野草堆前行。到了那裏，又發覺一座小林木，在他們所在，圍着這叢野草。這裏站着泰山琴痕和劇克，靠近泰山的身旁，就是這頭金毛獅。

這四個生命中，閻婆伽的成績還是最低。牠們悄悄地爬過小林木，經過的地方，草葉無聲。直到牠們看見野草叢中一小羣的羚羊，安樂着在那裏食草，才止住前進。離開牠們沒有多遠，立着一隻老母羊，這個母羊，太山用着一種神祕的情形指給閻婆伽看。隨後便低聲說道：『拿牠來』，這頭金毛獅，便牙牙作聲，表示一種服從命令的意思。

閻婆伽靜悄悄的穿過小林。這個羚羊嚼着草，全然沒有一點顧慮。這頭獅和牠的目的物的距離相差太遠，不容易一撲就着，所以閻婆伽伺候着，暗藏在灌木的當中，等那羚羊行近來嚼草。可是那羣羚羊，懵懵然的，對於這危險的接近，也沒有任何種疑慮的表示。那隻老羊，慢慢地移近閻婆伽。閻婆伽也不知不覺的在那裏預備發作。不過可以覺着的舉動，祇有牠的尾巴的端兒扭轉來。霎時間，彷彿空中的電，弦上的箭，突然飛奔起來。約莫牠已撲到的時候，那羚羊方纔覺着危險已在目前，但是未免太遲了，因為這羚羊剛要飛起四隻腿跑時，那頭獅已經向牠的後跟撲過去把牠捉住了。在這個當兒其餘的羊東奔西竄的走散了。劇克說道：『如今我

們就要明白』太山誇口道：『牠就拿這個羚羊與我。』

這頭黃金色的獅，游移一會，便向死在牠手下的屍骸咆哮一陣。後來牠抓住牠的背，用頭移轉牠的屍身在一邊，在地上拖着，慢慢地向太山走來。牠拖着死羊，穿過樹林，一直到牠主人的跟前，方才放下。牠站在一旁，注視猿人的面孔，彷彿等待主人獎勵牠的大功。太山拍牠的頭，低聲對牠說了幾句獎勵他的話。末了，拔出他的獵刀，把羚羊的嚙喉戳破，把尸體的血放出來。琴痕和劇克站在一旁，眼瞪瞪的看着閻婆伽。這頭獅，眼看得那一股新鮮的熱血，腥味在鼻子裏作起怪來。牠用鼻嗅着，咆哮的叫，張牙舞爪的向着這三個惡作劇的跑來，太山用手把牠推開。這頭獅，兀自不住的咆哮着，帶着怒容，直待撲他。

紐麻可算是矯健，巴喇這鹿也可算是快捷，但是太山卻像電一般。他的手勢這般敏捷，這般用勁，所以閻婆伽兀自咆哮，當場就仰翻在地上。他急忙的跑到牠的跟前，兩箇對面的站着。太山喝道：『躺下來，閻婆伽！』他的聲音，沈重而堅決。這頭獅，游移一會，不多時，即躺下來，彷彿墮

人太山，已經早教牠依着命令去幹的一樣。太山把羚羊的屍體側轉拿起，放在牠的膊上。『來』，他向閻婆伽說。『唉』牠於是瞧也不瞧，那畜牲只跟着馬後開步走了。劇克說道：『原來如此』，說着，隨後一笑。『本該我的一百金磅可以省下來的。』他的母親說：『你應該早已知道的了』。

### 第三章 神祕的會議

一個年輕的婦人，雖然穿着得過於濃艷，相貌看來卻是楚楚動人；坐在倫敦一另次等的飯店裏吃飯。她惹人注目的所在，不是爲着她輕盈的體態，和嬌艷的面龐，只爲着她同伴的相貌的魁梧，身材的修偉，年紀差不多有二十五歲，滿腮掛着很密的鬚鬚，他的面龐好像伏在草莽裏一般。他站起來足足有六尺三寸的長短。他的肩膊廣闊，胸脯深厚，嘴唇狹小。他的體格舉止和他週圍的一事一物，在在令人感到他是一個有經驗的運動家無疑。

他們倆正在款款深談；言語之間，常常發生爭執，弄到面紅耳熱的樣子。男子說道：『我對

你講我實在不懂爲甚麼我們需要他們的理由爲甚麼他們和我們同享其利，我們倆可以獨有的，爲什麼分作六起呢？」那女的答道：「這個是非錢不行的，你和我是不名一文。他們有了錢，又肯幫助我們成事，我出我的智識，你用你的氣力和外觀，愛司塔賓啊，他們找你有兩年之久，今日竟然找着你。倘然你把他們擯棄，我實在不敢步你的後塵。現在他們的計劃，你已經識透，一旦他們用不着你的時候，轉眼就把你性命結果了。倘使你想把他們的利益盡數奪下來，」說到這裏她停一會，繼續說下去道：「否，吾愛，我愛惜我的性命，不能和你幹這陰謀的事。」男子說道：「我告訴你，佛路羅勒，照我的意思，我們應該佔較多的利益，不能任他們支配。你用智，我冒險，每人六分一的數，我們儘可以多拿一點呢？」女子把肩一聳，說道：「愛司塔賓，然則請你對他們陳說罷。倘使你聽了我的勸諫，他們所提議的數目，定能使你滿意。至於我，消息是我打聽出來的，沒有這種消息，簡直是沒事可做。你是由我請來入夥。雖則如此，我也沒有多於六分之一的數目，我卻非常的滿意。我告訴你，倘然你不搗亂，這樁買賣成功，你便一輩子

也用不完了。」男子覺着仍然心中不大舒服，少婦便感想到定須防備他。其實她并不十分熟識這男子的行藏。自從找着他之後，會面不過兩三次。在兩個月之前，她從倫敦的一座影戲院裏的銀幕上，見他金甲珠兜，威風凜凜，去着古羅馬羽林軍的一個甲士。

這裏他够人看得起的，就是他英雄的身段，和健全的體格；他所去的角色，並沒有多大的重要。就是幾千看客之中，最重視他的佛路羅勒赫克思，也並不是爲他演戲的本領，只爲自己和各黨找了兩年之久的一個合乎他們須要的人物。這個人物，就是要像愛司塔賓米蘭達去的這樣佳妙的一個人物。起初她們只就皮相抉擇，沒有一些成就，但是經過一個月的頻於失敗的搜求後，她忽然在倫敦一引電影院裏把他找出來。她不用什麼本領去結識他，祇憑着她的美貌。直待到成爲莫逆的時候，她還沒有把和他結交的真情說給他知道。

她心目中明白他是個西班牙人，并且顯然是個世家子弟。佛路羅勒赫克思心頭詭秘的勾當，其中的細目是她和她的四個黨員擺佈妥當的一件陰謀，他坦然的不加思索，立時應允

加入，實在令人揣測不定。所以，因為他這樣的胸無宿物，她倒要事事細心防備他，免他得着他們的計劃，捷足先行，雖則終有一日得個詳細，故此這個關鍵，直至如今，她完全守着祕密，就四個黨員之中，卻沒有告訴過那一個。

他倆默默的坐了一會，把剛纔飲畢的空杯來頑耍着。那時舉頭向他一望，可巧他的視線正注射着她，眼光中表示一種感想，雖然够不上佛路羅勒赫克思那樣慧黠，也能够使人一見便了解他的意思。接着他便說道：『你可以使我遵從你的意思，聽你的驅策。因為我和你一旦相處，便把黃金的事忘掉了，只想着旁的酬勞，你老是斬着不給我，但何日我方能夠如願以償了呢？』她答道：『戀愛和事業並論，是不妥當的，且等你成就了這回事，愛司塔賓，那麼，我們便可提起戀愛。』他又粗豪地低聲說道：『你不戀愛我，我曉得，我也曾看見，他們箇箇都戀愛着你，這便是我厭棄他們，不願和他們合作的道理。倘若我覺着他們那一個戀愛你，我便把他的那顆心搗破。有的時候，我覺着你實在戀愛着，當初這一個，到後那一個。你實在和他們太親熱了。



佛路羅勒，我曾見過約翰披蒲露思緊握你的手；又當你和狄克霍樂克跳舞時，他摟着你的身體太近，耳鬢磨擦；我對你講，我不歡喜這樣。佛路羅勒，并且總有一天，我把黃金的事都忘記了，單單想到你，那麼定有什麼事發生，那我後來從阿非利加帶回來的金子，便沒有許多人分肥了。又勃立泊和喀喇司托差不多一樣壞；或者喀喇司托算是最壞，因為他是個小白臉。還有你看他時候的神情，我是不很喜歡的。」他心頭的怒火，直噴到那女子的眼睛裏。那女子禁不住的也憤憤的回答道：「這與你何干，密司得梅蘭達，我替我的朋友選了你，然則我怎樣待他們？他們怎樣待我？我就要使你懂得我和他們有好幾年的交情，可是和你只有幾個來復，倘使那一個有權指揮我的行動，好在多謝上帝，並沒有一人，那末這權一定是屬於他們當中的一人，卻並不屬於你。」他的眼睛冒火似的含着怒意道：「這正與我想的相同，你戀愛他們當中的一人。」他站起身來，向着她橫過那桌子，帶着恐赫的樣子。「試讓我找出來，他是那一個，好教我支解了他。」他用手一把揸揪着自已的長而且黑的頭髮，豎立起來，彷彿像怒獅的鬃毛一

樣。他的眼睛，正在炎炎的冒着火，火光裏帶着恐懼的顫動，直送到女子的心坎裏。他當時變了一個完全沒卻理性的人——雖然他不是癡狂，但看來卻十二分的貌似，所以這女子害怕起來，覺得他有緩和的必要。「來來，愛司塔賓，」她低聲柔氣的說：「你用不着沒事自尋煩惱。我沒有對你說我戀愛他們的那一個，我也沒有說我不戀愛你，但是我不慣這樣受人求婚的。或者你的西班牙大人先生們，喜歡這樣求婚，但我是個英國式的女子，倘若你愛我，你應該用着英國戀人待我的方式來對付我纔是。」愛斯塔賓道：「你沒有說你戀愛他們當中的那一個麼？那麼，反而言之，你便沒有戀愛他們當中的一個。對我講，佛路羅勒，到底他們中那一個是你愛的？」他的眼睛仍舊冒着火，他的巨大的軀壳搖搖欲墜，滿貯着抑塞的情感。她答道：「我並不戀愛他們的那一個，愛司塔賓。不過現在我也並不戀愛你。但我想將來或者能够，愛司塔賓，這只好日後再說。現在是決然談不到這問題，必須等你去了回來之後，我們纔可以開始進行這事。」他的怒火息了些，怒氣也壓低許多。說道：「你現在便應許了我罷，佛路羅勒，倘然我不

能得着你，那黃金我也不在意了。」

「呀！」她喊着說：「他們來了，這個差不多到時候了；他們恰巧遲到半個鐘點。」這男子跟着她的視線望去，只見他們剛踏步走進那飯店。其中的兩人，顯然是英國人，中流社會的人，都是豐肌碩大，看來彷彿是個拳師模樣，實則從前確曾當過拳師的；第三個，柯道扶勃立泊，是個肥矮的日耳曼人，他的臉又紅又圓，彷彿像牡牛一般，第四個是四人當中的最年輕的一人，沒有一個够得上他的漂亮；他的面皮闊滑，眉目清楚，兩眼精圓，就是這樣，已經够梅蘭達的妒忌的因由，况且除此以外，還有一頭輕鬆細軟的棕色髮，彷彿希臘神像一般，具有俄羅斯跳舞家的瀟灑風流，實際上，卡爾喀喇司托的身份，本該如是，但甘居下流，不知自愛罷了。

這女子滿心歡喜，笑逐顏開的向他們四人喝聲，但當他們拖過椅子坐近桌子的時候，這西班牙人卻向他們呆呆地點一點頭。「打酒來！」披蒲露思叫道，同時把桌子啄啄敲着引動侍者的注意，「祝我們大家得着幸福。」這個提議，獲得異口同聲的贊成。當他們候酒飲的

時候，大家故意說些閒事。天氣悶熱呀！他們恁地遲到呵，和前次分手後種種的小事情；他們這樣談談，愛司塔賓悻悻的總是坐着不做半點聲音，等到侍者端上酒來，他們齊向佛路羅勒舉杯，這種舉動，便是每次集會的暗號。隨後，他們便開始談判這宗賣買。

披蒲露思，一面把他肥胖的拳頭攔向桌上，一面說道：『現在我們都在這裏，件件都已齊備。佛路羅勒！你知道麼？計劃呀，金錢呀，密司得梅蘭達呀，大家都等候着你，只要你快些出來發動。』佛路羅勒道：『照你說你已經帶了多少錢來了呢，這是必須許多錢方能進行，否則我們便談不到發動的話。』披蒲露思鬪鬪立泊。佛路羅勒說道：『你要知道我們已經預備了多少錢，他可以告訴你們，他等於我們的司賬員。』勃立泊油光的面上，笑了一笑，隨着把兩隻肥胖的手合攏起來。說道：『好呀，你試估量一下，到底要多少，密司佛路羅勒！我們應該預備着呢。』佛路羅勒道：『要穩當的話，至少需兩千金磅。』勃立泊叫道：『呀！但這是一宗很大的款子，兩千金磅。』佛路羅勒做出鄙視的姿勢說道：『開始我就對你說，手裏拿着一束賤貨，我

是辦不了什麼事。如今只要等你預備够款子，我方才把地圖和方法發表，沒有這樣東西，你不要想走到金窖去。那裏藏着許多黃金，就是打算要買這個海島也買得起。不過你必須拿二千金磅來我看，讓我曉得你們確有此數，我方才把消息告訴你們。這個消息，可以使你們成爲世界上最富的人。」大家聽了這話，覺得兩千磅是很難籌措的，勃立泊嘆一口氣道：「爲什麼道理我們要例外的破費呢？倘使我們用一千金磅就可以那不是更妙？」佛路羅勒搶着說道：「倘使你不帶着多些，只帶一千金磅，那末你只有一千金磅使用；但你應該預備二千金磅以防不測。照我的眼光看來，這個地方給你不測的遭遇，比之別的事情多呢。」停了一刻，披蒲露思說道：「我想這筆款子，他可以辦到，現在我們不妨先進行起來。」佛路羅勒道：「就是他有這筆款子，也該先給我看。」勃立泊道：「難道我把兩千磅的款子放在我的袋子裏嗎？」霍樂克也憤憤的說道：「你倒底相信我們的話嗎？」佛露羅勒對他們輕鄙的模樣笑了笑說道：「你們不想想你們自己都是些滑賊，也問得出這樣的話。現在我也沒有多話說，我就把卜爾的話

作準備；只要他能證明你們確有這筆款子，並且能夠拿來給我支配，我們出發的一切必需的用途。」

披蒲露思和霍樂克憤憤的豎起眉毛；梅蘭達的眼睛，合攏來一縷絲的粗細，令人看得作嘔，他的視線一直注到那俄羅斯人的身上；勃立泊和他們相反，完全沒有感覺着甚麼，他捱罵的愈多，他顯然的覺着愈加歡喜，或者有人稱贊他幾句，或是抬起他，他就怒目相向，若是搥他，他倒要阿諛奉承你。喀喇司托呢，獨自一人，躊躇滿志的笑了一笑，這一笑給西班牙人的血煮沸了。他隨着說道：『佛露羅勒！勃立泊是可以辦到這筆款子的，現在我們每人拿出一分來給他，叫他做個司庫，因為我們知道他拿着一個小錢，不等牠叫喊，總是不肯讓牠過去的。現下我們的打算，預備一對一對兒由倫敦起程。』說時從袋子裏拏出一紙地圖來，攤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他伸出指頭指着一點有X記着的地方道：『我們將在這裏會面，打從這裏整備行裝。勃立泊和梅蘭達先行；隨後披蒲露思和霍樂克。到了你和我到來的時候，件件都完備，可以趕

快向內地出發，那時我們豎起一個永久的營幕，地點要遠離行人來往衝道，又要靠着目的地愈近愈妙。梅蘭達須要在鬚鬢上頭演習純熟，以便到了長途最後的一程好生使用，我曉得他對於將來做的脚色十分老到，并且他能彀描摹出來惟妙惟肖。因為那裏只有愚蠢的土人和野獸給他哄騙，他不必過於盡情發揮他的演劇的本領出來。」這種語軟聲長的口氣，實含一種含譏帶諷的調頭，梅蘭達如漆的眼睛裏，立刻發出一道陰沈很驚的光來道：「我可曉得嗎？你和密瑟司赫克思兩人獨自旅行到X，」喀喇司托如若無事的答道：「當然你應該知道的，除非你的理會力是薄弱，」梅蘭達忍不住的站起身來，怒憤憤的向着喀喇司托佛路羅勒，坐在他的隔座，即刻拖住他的外衣道：「不許有這回事，」說着，仍舊把他推在他自己的椅子上，「你這樣的行爲這裏已經太多了，已後你倘有再發作一點，我就把你攆出去，另外找一個比你 and 氣的伙伴幫助我們。」披蒲露思也氣憤憤的要動手的模樣，叫喊道：「對呵！攆他出去，我們用不着他。」霍樂克用着沉重的口氣說道：「約翰對了，我在這裏幫你的忙。佛路羅勒對了，

我在這裏幫她的忙。倘使再有這回事，我不把你們一雙小醜羞死不算事。」隨後他先瞧瞧梅蘭達然後再瞧瞧喀喇司托。勃立泊也起來調停道：「現在讓我們彼此握手，做個好朋友。」披蒲露思喊道：「對呀，這方纔是話頭，愛司塔賓，拿你的手來給他，卜爾也拿手來，我們都不必懷恨在心，快幹我們的事情，我們都在這裏。」喀喇司托心地裏覺着他和佛路羅勒的關係十二分的團結，便大模大樣的伸手從桌上遞過來，愛司塔賓卻躊躇不決。霍樂克着急道：「來啊，否則請你回轉去，依然做你老本行，我們可以另外找一個人來代你的職司。」霎時間，滿面陰霾的梅達蘭，一變爲笑逐顏開，他趕着伸出他的手來，握着喀喇司托的手道：「原諒我，我的脾氣是剛猛的，但是我並不爲着什麼。密瑟司赫克思是對的，我們必須結爲好朋友，論到我的身上，喀喇司托，我的手在你的手中了。」喀喇司托說道：「好呀，我抱歉得很，不曉得有得罪你沒有。」但是他忘記了別人是個俳優，倘使他能殼看見這個墨黑的腦壳的底，他定要抖顫起來。勃立泊道：「哦，現在我們都是好朋友了，說着，把兩手假意殷勤的擦來擦去。接着又說道：「爲什麼



還不擺佈妥當，讓我動身去辦事？密瑟司佛路羅勒，你把地圖給我，并給我計劃，我們可以立刻做事。」佛路羅勒道：「借給我一管鉛筆，下爾，下爾把鉛筆交給她後，她執着向地圖上離X更進的一方，找着一個小點，在這裏她繪上一個小圓圈。隨着把這圈指示他們道：『等你們都到了這個地方，你們方才得着我最後的進行的計劃，現在可還太早。』勃立泊將兩手豎起說道：『哎呀，密瑟司佛路羅勒，你思量的什麼，我們白掉了二千金磅，拿不到半點好處？！』叫我們幹這麼一回事呀？我們必須件件事都見過，件件事都明白，方才能犧牲我們的金錢。」約翰披蒲露思也附和着，並且用他胖胖的拳頭敲着桌子說道：『是的，我們都在這裏，應該這樣啊。』佛路羅勒從椅子上優優游游地站起來道：『哦，很好，』她說着，把身體一扭，『倘使你覺着要這樣辦，我們卻不如解散也罷。』勃立泊連忙站起身喊道：『喲，且慢，且慢，密瑟司佛路羅勒，別要冒火。但是你不看我們在什麼地位嗎？二千金磅偌大的一筆款子，我們都是做正當買賣的人，無利可圖的買賣，我們犯着什麼去做呢？』佛路羅勒回答說：『我沒有叫你白化了

錢沒有一點好處，但是我不能在沒有得到實權之前，便把消息和盤托出，倘使我把這消息完全告訴你們，那末，世界上再沒有一點力能阻止你們的進行，把我掉到九天之外。這樣的事，我是不願意牠發生的。」猶太人分辯道：「但我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密瑟司佛給羅勒我們沒有半分鐘存心哄騙你。」佛露羅勒反駁道：「但是你不是安琪兒，勃立泊也不是，你們一個都不是。倘是你們誠心合作，你們應該在我面前做，並且我要等事情將次完畢的時候，親自檢點着，是否我得着的，是使我滿意。你們應該拿我的說話作標準。祕密在我的掌中，只有工作將完的時候，方才可以拿出來，否則兩頭不着。我到底爲着什麼好處，跑到這個深林裏，吃着說不出的苦，伴着你們去，好像我到了那裏得了黃金，沒有你們便運不出來的樣子。可是憑良心說，我並沒有什麼惡意，存心利用你們，或者消遣你們。從來我對於你們的態度你們是很明白的，所以我覺得我很平安。現在我知道不是愛司塔賓，便是卜爾，定能保護我；並且我知道你們其餘的人，也要照顧我的。進行牠呢還是停止呢？」

「哼，約翰，你和狄克的意思怎樣？」勃立泊對着那兩個無人過問的拳術專家問說：「卜爾，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佛路羅勒的意思，哼，怎麼樣？」霍樂克道：「好呀，我生平待人從沒有多心，除非萬不得已，但是現下看來，必須相信佛路羅勒了。」約翰披瀟露思道：「我的心也是一樣，倘使你要弄點頑意兒，佛路羅勒」說到這裏他急把他的指頭緊壓着他的喉嚨。佛路羅勒笑着說道：「我曉得了，約翰，並且我曉得趕着去做，化了二千金磅好比化了兩個金磅一般，然則你們都贊成，照我的計劃進行嗎？你也是嗎？卜爾？」這俄羅斯人把頭點點說道：「他們說的什麼，我沒有不贊成。」

於是他們大家盡他們的力量去討論那進行的方法，甚至一切最細微的眉目，凡屬他們達到佛路羅勒在地圖上繪着O的地方不可少的東西，都想到了。

#### 第四章 荒林人迹

閻婆伽那金毛獅子長到兩歲的年紀，在灰石們的眼中看來，生得和牠們一類的一樣雄壯。以形體而論，牠的龐大，遠過於普通已經成年的雄獅；以態度而論，牠的軒昂的頭，和蒙茸烏潤的頸鬃，正像一隻血氣方剛的雄獅。至於論牠的智慧，牠的山林野蠻的弟兄，卻是望塵弗及。

閻婆伽是猿人的一個驕矜快活到永無止境的源頭，他這樣辛苦的教訓牠，並且爲着要盡量發展牠蘊藏在內的才能的緣故，別出心裁的供養牠。這頭獅不再睡在牠主人的臥榻之下，獨自一個住在屋子後面太山製造的一個堅固的籠裏，因爲牠比牠的主人猿人更要明白着：一頭獅，不管牠在怎麼地方，不管牠怎樣長大，到底是一隻獅——一隻野蠻的食肉者。

當初的一年，牠隨意的在屋子週圍逛着，末後牠在外邊跑總是伴着太山。他們倆時常在平原上和深林裏蹀來踱去，一起捕獵。有些地方，那獅與琴痕和劇克差不多的一樣親熱，他們也並不畏懼和懷疑牠，但牠對於猿之太山的感情，卻是特別的優厚。太山家裏的黑人，牠也馴良的對待，并且一切家禽牲口，牠沒有懷着半分的惡意，這是牠自小受過太山的教化，知道

一經侵入獸圈或鷄場裏，隨後就有相當的處罰的。牠雖然餓到肚子裏火炙的時候，卻是不許發生野心。

人和獸的當中，彷彿含着神祕的默契。這獅能够了解太山的說話，很是令人思疑，縱教牠能够如此，但是太山把自己的意思導入牠的心中的那種毫不費力的神情，換上冥頑不靈的獸，總是毫無效力。那服從之中，帶着嚴肅而又親懇的氣慨，自少涵養所以到了長大，已經成爲習慣。一聽着太山的命令他會跑到很遠的距離，把花驢子或羚羊帶回來，將俘虜放在牠主人跟前，從沒有起意去嚐嚐那肉，甚至牠的俘虜是活着的，牠小心的避免損害牠。這樣就是那金毛獅的行徑，在那林木森羅之中跟着那菩薩似的主人東西徵逐。

約莫在這個時候，太山的耳鼓裏，開始吹到一種謠言，聽說他的田園的西南邊，來了一股暴徒，劫掠象牙呀，奴隸逃亡呀，紛紜擾亂呀，種種討厭的流傳。打破太山在荒林裏的沉寂。這類事情，自從攝克阿麻平吉多去後，並沒有聽過。太山聽了，兀自縐眉蹙額，狐思亂想。後來過了一

個月，西面來的謠言也就寂然無聞了。

這次戰爭，竟把灰石們的財源，減到很低微的入息。他們實際拿他們盡有的東西接濟聯盟國。現在他們贖下來的沒有多少，并且都消滅淨盡於恢復太山手下的非洲土人的產業之用。

一天晚上，他對他的妻說：『琴痕！我第二次陝巴旅行要打算了。』琴痕道：『我怕想到這事，並且我不願你去。你離去這座令人可怕的城兩次，每次幾乎喪了你的性命，第三次或者你沒有這般的幸運，我們滿足，約翰，許我們在安樂裏快活裏過活，爲什麼放棄了所有錢財買不着的安寧快活，偏要想法謀奪那個金窖呢？』太山道：『那並沒有危險，前一回華拔跟着我的脚踪，并且我險些兒死在他的手裏，或是喪在地窖裏。但是這樣湊巧的機會，不會再來阻撓我了。』琴痕道：『你還是獨自一人去呢？還是同着劇克去呢？』太山道：『我不須他，他必需留在這裏伴着你，因爲我長久的離開你，所給你的危險，比之我自己的危險還多呢。我要帶五十摩』

沙里人當作脚夫，搬運這黃金。所以我們應該多帶些糧草，方纔可以供給我們長久的日子。」  
琴痕道：「但是闊婆伽呢？你也帶牠一淘去麼？」太山道：「不，牠不如留在這裏倒好；劇克可以照料牠，有時可以攜牠出去一同行獵。我此行正想着輕裝急步，帶牠一起去，未免太苦了牠，獅是不慣在暴烈的太陽下面行走的。我們的旅行，大概總在日間，我恐怕闊婆伽不能支持長久。」

不多時候，猿之太山第二次的向那直到陝巴的渺渺長途出發了。在他的背後，跟着五十名高大的華沙里人，都是崇奉太山爲首的那一族能征慣戰的人當中挑選出來的。在這屋子的游廊上，立着琴痕和劇克，揮手相送。在這個當兒，由屋子後發出金毛獅闊婆伽噯噯的聲音，直傳到太山的耳朵裏。并且當他們踏着步，離開這裏的時候，奴邁的聲音，一直伴着他們到那莽莽平原之上，到了最後那種聲音漸漸地在遠距離的地方消沉下去，直至完全沉寂爲止。

太山行程的速度，被那黑人當中行動最慢的阻止了，太山只得比較迅速的進行。陝巴離這裏田莊，單單在白日裏空身走着，也有正二十五日的路程，但回來的路程，倘若不是擎着金苗

的話那麼他們的行程就更遲滯了，因為如此，太山打算費兩個月的時光幹這樁事。他的僕從，盡是老於行旅的戰士，進行卻是很速。他們不需帶着乾糧，因為俱係獵人，況且跑着飛禽野獸隨在皆是的地方——不必負擔着許多累贅笨重的輜重。

一砌圍笆和幾片的樹葉，給他們做晚上的庇蔭，還有弓矢和他們的偉大的白種首領的勢力，便可以保證他們的肚子不會空着的跑。太山領着經他挑選的人，希望在二十一天之內可以到陝巴，雖則是他獨自一人去，只消三分一的時光便彀了，因為他想着要加足速度，他穿林過木，矯捷非常，不論日間和黑夜，他總是來往自如，實際上從沒有覺着疲乏。

出發後的第三個星期，那一天正當中午的時候，太山遠遠地放着黑人在後，尋那牲口，慕地裏發現巴勒那隻鹿的尸身，一枝羽箭橫穿着牠的肚子。那是很明白的，巴勒在短距離的地方受着傷，然後死在這裏的。因為那發矢的位置，可以證明並不是足以致命的。但是卻格外觸起太山的注意，就是那枝箭的式樣。他立刻從死鹿身上，拔了出來，仔細觀察方纔知道牠的用



處，但又十分懷疑，因為這枝箭，是和那些玩具店裏的箭一般，除了人家在花園裏或郊外學習射擊之用，恐怕沒有別的效用了。但是照這個死鹿看來，那枝箭居然有這意外奇效，實在是一樁可異的事情。

太山的好奇心被觸動了，因此林中格外小心警備。大凡一個人想要永久的在樹林裏過活，他必需十分熟識樹林的情形，倘是他要十分熟識這種情形，他一定不許無論是那一種事情或是那一種變故隨隨便便糊裏糊塗的過去。因為這個緣故，太山於是返身依着巴勒的足迹走，希望能覈覓得那射殺巴勒的人是怎樣一個情形。那血迹很易踪跡，太山不住的疑惑，為什麼那獵人不追着足迹將那射倒的鹿擊去？而且已經過好多天了。太陽將要西沉的時候，太山才尋到那獵人的踪跡，這個踪跡就是許多的脚印。這些脚印，猶如那枝箭一般，也是令他驚駭不止。他對於這些脚印，仔細研究而且彎着腰，甚至用他的靈敏的鼻子，湊向那脚印，頻頻的聞嗅。其中最可駭異的就是那個赤着的脚印，很像是白種人的脚印而且推度起來，這條大漢

大概和太山自己一般的偉大。太山站在這怪誕的足迹的地方，把手指插入他濃厚而又墨黑的頭髮裏，現出一種奇特的姿勢，表示極點的懷疑。

甚麼人也不能相信，有一個赤着脚的白種人，敢在太山的樹林裏，拿着玩具的小箭，把太山所愛的糧食鹿創傷。但是太山迴想到數星期前所聽見的渺渺茫茫的謠言，心上不覺更加疑慮。他於是決意追求個水落日出。樹林中一種零亂雜沓的足迹，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經驗的獵人。但這時天色已晚，這個疑團，只得等待來日解決。他回到營幕時，天色已經漆黑了。

他知道他的華沙里人，在那裏盼望肉食，這時他雖然已經知道這裏不是只有他一個獵牲口吃的人，但是太山決不願使他們失望。沒有多少遠，忽然聽見獅的咳嗽聲。不多時，那遠離的地方，又來第二隻獅的沉重的吼聲。但是太山的心中，遇着旁的東西在這裏打獵，他這時候的感想是怎麼樣呢？這個并不是第一遭，他也會運用他的智識，他的氣力，他的才幹抗拒在他的野蠻世界裏的獵人——人和獸都是受同一樣的待遇。

在迅速的時間裏，太山便施行他的手段，從一隻失望的暴怒的獅口裏，奪下來一頭肥胖的羚羊。那頭羚羊，這隻獅子本來很安心的預備享用了。他把那個死獸，搭在肩膀上，並且在獅子的面前，戲弄挑撥着。太山輕聳的一縱，跳到那下邊的一條小徑，向那發怔的貓兒似的獅子笑了笑，向那黑夜裏寂靜無聲的一溜煙去了。

不多一刻，他找到那營幕和他的捱着餓的華沙里人。他們對於他的信任心是很大，所以他們雖然挨着餓，對於太山卻沒有須懷疑。只不過擔心着他回來能不能有肉帶回來。

第二天的清晨，太山依舊向隕巴出發，而且指引他們取那最簡捷的路徑，繼續進行。他自己卻撇離他們，獨自一人，去把樹林裏怪異的箭和脚印，加以深刻的觀察。他找到了昨天的原地方，仍舊尋着許多脚印。不久，他更得着那個新來的，和不懷好意的人存在的證據——在那脚印之上，一隻大猿的身體，躺在他的跟前，是太山自少在牠們似人非人的一類當中長成的一個。在牠的毛的肚腹上，又是一枝機械製成的文明的箭。太山見了，怒火直從他的眼

睛裏勃發出來。這是甚麼人這樣大膽敢侵入他神聖的寶藏，並且殺戮他的人民，這樣的慘酷呢？

後來太山明白了那件事是發生在二天之前，他匆忙的追蹤那個兇手。他的心中，只懷疑着那單調的殺害，因為他很熟悉猿猴的一舉一動，除非受了壓制，否則牠們沒有逗人攻擊的。

太山游行着似風一般，距他發現猿猴的屍骸，約莫半個時辰，他靈敏的鼻子，觸着了牠同類的氣息。他知道那樹林裏的羣衆，都是膽小如鼠，所以很小心的前行，生怕他們覺着他走近，沒有分別清楚，便四散奔跑。因為他已有多時不親近牠們，但他知道牠們當中，一定還有不少認識他的。假使碰到這些認識他的猿猴，便不妨事了。

那裏的草莽稠密不過，太山好容易，在草中尋着小徑，便開始進行。從那樹葉繁茂的枝杈中間，縱身越過，輕快而迅捷的，霎那間，跑到那高大猿猴的所在。那裏約莫有二十來個聚攏一起，在一小片天然開拓的地上，大家聚精會神的找尋那蛾蠋和甲蟲，這是猿猴們糧食中的一

個重要的食品。

一種微微地的笑，掠過太山的面上。這時他正歇息在一棵大樹上，隱身在團團簇簇的葉裏，窺探下面的一羣嘍囉。牠們的一舉一動，都活潑潑地，引起太山幼年時代的感想。在這個時候，受着那個母猿喀勒的慈母的愛護，得和牠們在樹林中一同生活。他看見那尼德和別的小朋友，依然雜在那頑皮的幼小的當中。等到成年的時候，他看見所有那碩大的兇蠻的野獸，年少時代見着可怕的，這時都被他克服了。人們的舉止性情，或者有轉移，但猿的舉止性情，一輩子是一樣的，無論以前現在或是將來，總是不會變動。

他靜悄悄地看了牠們一回。假使牠們認識他，是應該怎樣快活的呢？因為猿之太山無遠無近，那一個不知道是牠們的朋友，牠們的保護人。起初牠們想要向他發作，並且恐嚇他，因為牠們對於太山完全沒有一些印象了。太山還沒有跑近那塊空場時，牠們便都張牙舞爪，把他重重圍在核心。但轉眼間牠們的鼻子，覺着太山是牠們的同類，大家不覺目瞪口呆了。一個鳥

卵的小事便可以轉移別的地方，從事牠們的工作，當中無論那一個也沒有掉轉頭來睬睬的。但牠們還有些疑惑，便重向他嗅了嗅，或者把牠們生硬的手，拍他的肌膚。

當着這個時候，太山做出一種和氣的聲調，並且等牠們抬頭觀看的當兒，他從躲藏的地方，露出全身來。「我就是猿之太山」他說：「第一名好漢，你們的朋友。太山是好意來的，」說罷，他將身一縱，跳到那片空地的青草之上。

不料牠們一聽得太山的大名，霎時間便渾亂起來。那般母猿，帶着那小猿飛似的向空地的對面跑，呼呼的叫喊，彷彿大禍將臨的景況。而且牠們個個舞手動脚的，狺狺的叫着，彷彿對付大敵似的。「來，」太山喊道：「你認識我麼？我就是猿之太山，你們的朋友，喀勒的兒子，並且是百獸的王。」那般老猿當中的一隻嗥嗥的說道：「我們認識你，昨天我們看見你，正在殺死戈白。替我滾開罷，倘敢再留這裏，我們便把你殺死。」太山答道：「我沒有把戈白殺死，昨天我找着牠的尸體，我正跟着那殺牠的人的腳迹，不覺遇着你們。」那老猿又說道：「我們看見你

的，滾開罷，否則便把你殺死。現在我們不認你是我們的朋友了。」

太山站着，縐了眉頭的想：這是不容易表白的事情，因為他們的確相信，親眼看見他把牠們的同類殺死這回事。這算是什麼呢？是否那個他跟着的白人的赤脚印比之他所懸擬的還要更進一層麼？太山滿腹疑團。他又睜着雙眼，重復對牠們陳說道：「戈白並不是我把牠殺死的。」他堅持的說：「你們有許多都是認識我的，你們知道，只有遇着正當的廝打，好比一隻牛鬪着一隻牛的時候，大家都是勢均力敵，那麼或者我把牠打死，也未可知。你知道的，所有樹林裏活着的東西，你們是我的最好的朋友，而猿之太山是你們的最好朋友。那麼，爲什麼我會殺死我的百姓呢？」那老猿答道：「我們祇知道，我們看見你殺死戈白，我們親眼看見你殺死牠的，就此快的滾開罷，否則我們便殺你。猿之太山是個一等好漢，但是我們一齊合攏來，比你利害得多呢。我是這裏的王，你滾罷，不要等我們殺你才走。」

太山想盡法子，和牠們理論，但牠們總是掩耳不聞，硬指着他就是殺死牠們的同伴的人。

末後，他不願鬧出亂子來，如其鬧出牠們定有幾條性命遭殃的，因此他滿懷愁懣走了。但是如今他要立下個主意，定要把殺死戈白的兇手找出個底蘊，好知道是那一個敢於侵入他的終身的領土。

太山跟着那腳印走，等到看見許多人類的腳印，亂七八糟的留在地上——大多數是赤腳黑人的，但當中也攙着穿靴的白種人。偶然之間，還有那婦人或是小孩子的足跡，那是他不容易分辨的。那些痕迹，顯然是向那岩巉的山走着，那山便是作隕巴山谷的保障的。

他把本來的差事都忘掉了，心裏只懷着一種希望，要那無端闖入那林子裏的人問個明白，并要把那殺死戈白的罪名尋個分曉。太山只顧着往前走，跟着那般極堪注意的人的深而明顯的腳印，照他看來，他們在前是走不了半日的路程，約莫他們這個時候已經走到隕巴山谷的邊地，若是那裏是他們的目的地。除此以外，他們也沒有什麼痕迹留給太山懸揣的了。

太山時時刻刻不離那隕巴的地位。他一向知道除了琴痕和他們的兒子劇克外，再沒有



一個白人認識那個無人過問的阿拉斯安人的城的遺址。況且陝巴的四下，都是土萊未闢，人踪罕至，到底爲的什麼他們引着那大隊人來呢？

這個就是太山一路跟着那腳迹向着陝巴走時心中湧現出來的思想。墨黑的天色，沉沉遮蓋下來，但是那腳迹是這般鮮明，猿人便用鼻子嗅着，也可找着地上的遺踪。正在這個當兒，他望見遠處篷帳高撐，燈光掩映。

## 第五章 致命傷

自從太山走了之後，他的家裏，無論在屋子裏或是在田莊上，依舊一樣的過着。劇克有時候步行着，有時候騎着馬，隨那些田莊裏的伙伴，和那些牧人一起行動。有時候也獨自一人；但多半是和那白種監工喬裴士結伴，有時騎馬出遊，並且同着琴痕。

那頭金毛獅，劇克支配牠總不離一條皮鞭；因爲他不知道自己管束那獸的本領，到底可

靠不可靠。生怕牠因着主人一時不在，會竄入林子裏，回復牠的本性來。倘然任牠在林子裏東遊西蕩，便要變成人類生命的恐慌；因為牠在人們中長成，所有那些野獸怕人的性情是沒有的。照牠歷來的訓練，殺人只向喉嚨一咬，假使那隻金毛獅，毫無管束，放在林子的四週，任牠隨處覓食，實是危險萬分。

太山出發的那一個星期裏，有一個郵差從拿路貝跑來，帶着一封海電給灰石夫人，信裏說她的父親在倫敦病得很重。他們母子兩人斟酌一回，太山是必得五六個星期纔可回來，便是遣人去追他，也要這些時候。倘然等他回來呢，又恐怕今生不能再見父親一面，便是即刻動身，能够和她父親一面的希望，也是很小小。於是他們決定立刻起程，劇克送她一直到拿路貝為止，然後獨自回來，管理一切，等候他的父親回來。

從灰石們的田莊到拿路貝的路程是遠的很，大約在太山離開三個星期之後，這時劇克也沒有回來。那一天，有一個黑人，他的職位是服侍那頭獅的，當着沖洗那獅籠的時候，沒有留

心，把獅籠的門開着，沒有關攔來。獅子當着黑人拿着掃帚在籠裏掃來掃去時，很馴服的前前後後的讓牠。牠們是老朋友，而且那華沙里人也不怕牠，有時他常常拿牠的背壓住牠，牠也覺着沒有什麼難過。當那個黑人在籠角裏收拾時，牠忽然看見那扇門，半開半掩的，便悄悄地伸出爪來向那門孔插入，輕輕一推，那扇門便脫下來。這時那頭獅，立刻用着鼻尖向那門開處一挑，那扇門隨着倒下。這個唬得三魂不在，七魄齊飛的黑人，眼澄澄地瞧着牠輕身一縱，跳出牢籠之外。

「不准動！關婆伽！不准動！」那個神魂唬出的黑人，隨後喊着。但是那頭金毛獅，彷彿沒有聽見，放開脚步，跳過籬笆，向着樹林飛似的跑去了。

那個黑人，手裏舞着掃帚追趕牠，口裏大聲的叫喊，那般在木屋裏的華沙里人聽見了，也出來一齊追趕。牠們隨着牠跑過那莽莽的平原，意在誘牠回來，但是牠飛也似的逃。這件事等於水中撈月，終是不行，無論什麼甘言引誘，什麼危詞威嚇，牠總是不理睬。這樣一來，他們只好

白白裏看着牠跑歸那座荒林不見了，雖是他們沒命的搜尋牠，從白天裏搜尋到天黑，沒奈何只得由牠走了，大家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到田莊裏。可是那黑人卻愁得不得了，他是負着走失闍婆伽的罪名的，他問人家道：「大王怎樣對我說呢，他知道了我吃那頭金毛獅走了，當怎樣責罰我呢？」老慕維露老實實的對他說：「你就要一輩子被趕出那屋子。還有不用問的，便是送到那東邊的草場上看羊。那裏有許多的獅和你做伴，雖是牠們沒有像闍婆伽的這般親熱。但是我們替你想，你或者得不到這樣優待，倘然碰到大王發怒的時候，像着別的白人們一般舉動，你恐怕要打個皮開肉綻，連站也站不住，或者竟打死你。」那黑人回答說：「我是個黑人，我是個勇士，並且是個華沙里人，無論什麼，若是大王叫我受，我便受着凡是人所當受的。」

就是那一天晚上，太山向那般外來的一隊人的營幕裏的燈火走去。那般人們正是太山日夜跟踪趕着的，他們沒有看見他，太山走上那營幕的正中垂下的一顆樹枒上，四下俱是濃葉遮蔽着。那個營幕，四圍圍着籬笆，點着許多的火，照耀如同白晝，一般黑人正在那裏把木條

生火，靠近火光的一個篷帳前，坐着四個白種人，其中有兩個，是身大頸粗面紅的漢子，一看便知是英國的下流脚色；第三個看來是肥胖矮小的日耳曼猶太人；那第四個身體高而瘦，豐神俊逸，棕黑的髮，輕鬆細軟，體格端莊，他和那個日耳曼人都是中央阿非利加洲游獵的打扮，彷彿是摹仿那活動影戲中所扮的想入非非的模樣。那個少年，顯然不是個英國人，太山看了，便立時疑到他是個斯拉夫。太山到了之後，沒有多時，這人便站起來，走入靠近的那一個篷帳內，當時太山便聽見唧唧噥噥說話的聲音，從篷裏透出來。他沒有分辨清楚裏面說的是什麼話，但是其中的一個，明明白白的帶着女子的口音。其餘的三個人，在火前繼續說着閒話。正在這個當兒，從圍牆外咫尺的地方陡來了一隻獅的吼聲，打破林中的沉寂。

那個猶太人渾身抖顫，將脚一伸，不想用力太猛，竟把自己滾了一尺多路，然後退後行着，東歪西扯似的支持不定，一足勾着營幕的柱，撲誦一聲，翻身倒下來，背靠着地，手足向天的亂蹬。他的一個同伴，牛鳴似的喊道：『我的上帝呵，柯道扶！如果你再是這樣，我不把你的額子折

做兩斷我便不是人。」旁一個嚕嚕嚕嚕的說道：「呸，他看來還比獅子利害哩。」那個猶太人在地上用手爬着走。「我的上帝呵！」地喊道，聲音還是震懾地，「我當作真箇跑過籬笆來。我願捱打罷，倘使能殺避掉了這個，望他一輩子不要再來——不是爲着非洲的金，也不會來，也不會化了三個月的工夫。嗚嗚！我一想到，嗚嗚！獅呵，豹呵，犀牛呵，海馬呵，嗚嗚！」他的同伴一齊笑起來。其中的一人說道：「狄克和我起首便對你說，你不配跑入內地來。」那日耳曼人噙嚙大哭的說道：「但是爲着什麼我買這套衣服？我的上帝呵，這套衣服，化了我二十個堅尼，倘使我稍知道非洲的情形，我不如多化一個堅尼去買隻皮槓子罷——二十個堅尼買的衣服沒有一個人看見，只是給那黑奴和獅子鑒賞罷。」他的一個朋友說道：「這樣還不算得什麼，你好像在地獄一般呢。」日爾曼人又說道：「你看，怎樣的骯髒，都破碎了。到底怎樣的我把牠弄壞了？我瞠擁着眼我還記起在披蓮士戲院裏，那個英雄怎樣的在非洲化了三個月的時光，獵獅子呵，殺野獸呵，演完之後跑出來，那袴子上也沒有一點油污——我怎樣知道非洲是這

樣骯髒的，是這樣多的荊棘呢？」

正在這個時候，太山將身一縱，輕輕地便跳到那火光的圈子裏，站在他們的面前。那兩個英國人豎起腳跟，顯然是十分的害怕，那個日耳曼人背轉身提起脚步好像要逃的神氣，但是他的眼睛一瞧着太山，他就馬上停住。先前他的臉色一時變青，一時變白，分明是思疑太山是從天降下的；但是現在，他的臉上，又換了一副清醒的面容。那日耳曼人尖聲的叫喊道：「我的上帝呵，愛司搭賓！爲什麼你回來忒早，並且恁地回來是何道理，你當我們是死的嗎？」

太山不覺怒火冲天，痛恨這些無故來侵犯的人，沒有得着他的應許，竟然敢於進到他的領土，不問問這裏的秩序和安寧，是他維持保守的。當着太山含怒的時候，他的額上的癥，便湧現出來；那癥是他少年時和那個大猩猩布堅尼拚命的打架，吃那大猩猩刺破額角，嗣後變成的，並且這是第一次知道他父親給他的獵刀的真正價值。那把刀給他的時候，他還沒十分強壯，可是他得了這把刀，林子裏的野獸，便敵他不過。

他灰色的眼閉着，用沉重的、冷情的聲音對他們說道：「你是什麼人？未嘗得到林子大王的允許？怎敢大膽侵入華沙里的地方，太山的領土？」英國人之中的一個問道：「你從那裏得來的這些話頭？愛司搭賓！你在地獄裏幹的什麼事，獨自一人這樣的匆忙？你的挑夫在那裏，那些燦爛的黃金在什麼地方呀？」太山睜眼看着那說話的人，許久不做聲。一刻後，說道：「我便是猿之太山，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東西，我只知道要找那一個把戈白那頭大猿殺死的；那一個把巴勒那頭鹿弄壞的，沒有得我的允許。」那別一個英國人沖破喉嚨喊着道：「唉，地獄呵！不要開頑笑罷，愛司搭賓！只有你自己快活，我們卻不得什麼好笑。」

那個篷帳之內，就是太山躲在樹上窺見第四個人走進的那一個，一個婦人分明是嚇了一跳，張張皇皇的推着她的同伴的臂膀，指着那高的差不多一絲不掛的太山。這時他站在野火之前，全身畢露。「上帝呀，卞爾！」她向耳邊輕輕地說道，說時牙齦打慄，「你看。」她的同伴問道：「出了什麼毛病？佛路羅勒！我只有看見愛司搭賓啊。」那女子說道：「那厮不是愛司搭



賓。那厮便是灰石爵士的本來面目，那厮便是猿之太山！」那人答道：「你發癩嗎，佛路羅勒？  
的是他？」她老老實實的說：「就是他呢。你料我不認得他嗎？我沒有在他城裏的屋子裏混過  
好幾年麼？我從前差不多沒有天天看見他麼？你料我不認識猿之太山麼？看他的紅癩，湧現他  
的額角上。我聽見過那癩的歷史，並且我也看見過觸怒太山的時候，那癩像火燒的一般紅。現  
在牠紅了，猿之太山發怒了。」那人問道：「好呀，就算他是猿之太山，那麼怎樣呢？」女子答道：  
「你不知道他，你沒有料到他在這裏握着多麼大權，那人和獸的生殺予奪的權。如其他窺破  
我們在這裏幹的勾當，我們當中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殼希望活着到海岸哩。事實上他已經到  
這裏，以我料來他是定知我們的底蘊的，如其知道，上帝救助我們則個，我們只有……只有。」  
那人催道：「只有什麼？」那女子靜默的想了一回，她終於說道：「這裏只有一條路好走，我  
們不敢殺他，他的野蠻的黑人會探聽出來的，并且到其時世界上再沒有力量能殼保存我們。  
雖是如此，這裏卻有一條路好走，如果我們立刻動手。」她回轉身向她的行李袋裏找了一回，

卽時拿出一個瓶來給那男子，那瓶裏貯着些流液。『走出去和他扳談。』她說道『和他做朋友，對他說些大話，隨便什麼胡亂拿點來與他談談，隨便什麼都胡亂應許他，總之要弄到他和顏悅色，這樣你方纔能設請他吸咖啡茶。他不要吸酒，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有酒精在內的，他便不吸。但我知道他頂喜歡咖啡茶。我常常深夜裏到他的房間，端上咖啡茶給他，等他從戲院或者跳舞會回來之後。先要請他吸咖啡，那末你方纔知道這個有什麼用處。』她說時，指着那個瓶。喀喇司托點一點頭道：『我明白了。』他說着便轉身跑出帳外。他剛纔走了一步，那女子提醒他。『不要叫他看見我。不要令他思疑我在這裏，或是你認識我。』那人點着頭走了。走近那蘊怒未發的人在火光的面前，他迎着太山，滿面掬着笑容，滿嘴道着些花言巧語。『歡迎，』他說：『我們頂喜歡的看見生客來光顧我們的營子。請坐。拿件傢伙來，約翰！』他對着披蒲露思說。

太山瞧着喀喇司托，卽如他先前瞧着他們一樣。他的眼睛，並不覺得有什麼和氣的光采，

回答那俄羅斯人的問候。一刻後，他猛烈的對那俄羅斯人說道：『我好久要找出你們一班人在這裏幹的什麼？但是他們兀自硬着嘴說我不是就是那個人。他們不是笨伯，便是匪徒。我想把他們尋個明白，到底屬於那一類，我自然有相當的手段對付他們。』喀喇司托，臉上堆着笑容的說道：『那一定有點誤會，我老實知道的。且請你對我講，你到底是誰呀？』太山答道：『我是猿之太山，沒有得了我的允許，不許有獵人到阿非利加洲的這一塊地方。這樁事情是四下傳聞的，你們經過海岸，不見得是沒有人照這樣告訴你。我要一個答覆，立刻要的。』喀喇司托喊道：『呵，你就是猿之太山，我們真個僥倖得很，我們現在就此可以一直進行，我們一發可以免掉了進退兩難，想着令人生怕。我們走失了路呀，先生，一言難盡，都爲着我們的鄉導的懵懂，或者他是心懷叵測，他掉下我們好幾個禮拜。我們自然認得你，有那一個不知道猿之太山的嗎？但不是我們一心要經過你的地方的邊界，我們正在向那南邊更要過去的地方搜尋動物的標本。這個東西，這裏我們的朋友，東人密司得柯道扶勃立泊正在化費了許多錢，搜集把來

拿到美利加洲他本家的一處城市的博物院裏。現在我想你一定能够告訴我們在什麼的方  
向，并望你指引指引。」

披蒲露思，霍萊克，和勃立泊個個都被喀喇司托妮妮動聽的搶白迷了，只有那個日耳曼  
猶太最先會意。那些英國的蠢才的頭腦太厚了，不容易悟會那俄羅斯人是弄鬼。「是的哦，」  
那面上發油光的勃立泊拱手說道：「正是哩，我剛纔要對你說這翻說話。」泰山猛轉過身向  
着他問道：「然則所說愛司搭賓的又是什麼呢？不是那些人用着這個名來稱呼我？」勃立  
泊喊道：「啊！約翰偏有這個笑話，他是不熟悉阿非利加洲，他從沒有來過，他當你是土人，約翰  
對於所有的土人，都是叫他愛司搭賓，他自己便很快活的去開玩笑，因為他知道他們是不懂  
他說的什麼。噶約翰，是不是，我說得對嗎？」但那個老滑的勃立泊沒有等約翰回答。「你看，」  
他繼續說道：「我們現在迷失着，你帶我們走出這個樹林，我們多多答謝你，你要什麼酬勞，你  
自己說罷。」

太山只是半信半疑，但分明是受了他們顯著的厚意，怒氣壓低了多少。他默忖他們對他說的，也許多半是真話，他們真是走失了路，跑到他的地方來。他又轉念只要向他們挑擔的土人問一問，總會找出個真話，只要叫他自己的華沙里人去問一問便了。但他被人誤看作愛司搭賓這一件事，他兀自疑惑着，并且他依舊急想知道究竟是甚麼人把戈白殺死的。喀喇司托卻不慌不忙，殷勤地勸道：『我們將要喝咖啡茶，我們蒙你不棄，心中實在非常愉快。我們來到此地真是不錯，并且我可以老實告訴你，我們是很快活地，很願意的，十足賠償你的損失。就是無論那一個，我們偶然無心的薄待，我們也當然一樣的抱歉。』

太山對於他們給他的椅子是不歡迎的，他卻只要坐在地上，把雙膝盤起，對着他們。那火光閃爍的照耀着他紫銅色的皮膚，益顯出他威武的態度，像有萬夫莫當的勇氣。襯着那經過千鎗百練，強壯堅韌的肌肉，兀自一個半神的勇士。霍萊克，披蒲露思和勃立泊瞧着他，彷彿中了魔一般；那時喀喇司托正去預備那咖啡。那兩個英國人，還是迷迷懵懵的疑惑他們錯看那

個生客，當做別人。披蒲露思不住的搔着頭，喃喃的自言自語，他一些不明白喀喇司托對那生客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並且說那人真是泰山。勃立泊的肚子裏也七上八落在那裏奇異，他的心思比較靈敏，所以立刻就相信喀喇司托認識的是確實的，不比霍萊克和披蒲露思依然睡在夢中。但是，因為勃立泊沒有知道佛路羅勒的計劃，他好像個螞蟻走在熱鍋子一般，急得要死；想着一旦被泰山發覺了他們的事情，卻怎樣是好哩。但他卻沒有像佛路羅勒一樣，覺得他們的生命有什麼危險，他卻只是念念不忘着那二千金磅，到了這個傷心的絕境，只得眼巴巴的丟去了。因為他早已聞得猿人的威名，曉得他是不許人去拿黃金的。當喀喇司托端着咖啡出來的時候，勃立泊的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

從那篷帳的深處，佛路羅勒赫克思膽戰心驚的，暗望着眼前的景况。這時她簡直沒有自主的能力了，他生怕她的主人萬一碰見她；因為她以前曾經在灰石爵士家當過傭人，又會同他們一淘在非洲好久時候。所以她知道一遇着他，一定要吃他看破。

從前她在灰石家常常聽得許多關於陝巴地方寶貝窖藏的消息因此她時時夢想到那筆虛無縹緲的橫財，無形中起了一種野心，想把那筆橫財，取爲己有。後來便漸漸的想出一條計策，想把那金窖的金苗，取得多少，好生受用，不再靠托別人。她的計劃打定後，首先說動喀喇司托，喀喇司托又依次請到那兩個英國人，和勃立泊來幫忙。四人并且要籌筆款子，以便進行時的需用。佛路羅勒的主張必須能够尋得一個角色，能够假裝着太山的模樣，方纔可以到他的林子裏去。後來她找着愛司搭賓梅蘭達，他是個孔武有力的西班牙人，做伶人的職業。他的演劇的本領，加以化裝的神奇，素來很有名望。所以他們想着要他假扮的那個人物，他裝扮出來，真是情景畢真，形容逼肖，幾乎沒有半點破綻。

那西班牙人不但是活潑和有力，他的性格也很興奮，并且自從他把鬍子剃去，穿着一名太山的衣服之後，他無時無刻不盡情的模仿太山。那山林的技術，他自然是沒有，就是碰着那稍爲兇猛些的野獸，他也極力避免爭鬪。但他用那札槍和弓矢的小頑耍，并且將那草繩不停

的頑弄，因為那草繩也是他裝扮的一部分。

現在佛路羅勒眼見得她慎密的計策，一不小心，便將失敗。當她窺着那般人在火前的時候，渾身顫動，因為她的畏懼太山，是由心發出的。她戰戰兢兢的瞧着喀喇司托，一手拿着咖啡壺，一手拿着杯，走到他們的面前，正不知是凶是吉。當喀喇司托舉着杯子，端上太山時，她暗自捏着一把冷汗。他會喝牠嗎？他會思疑嗎？倘使他真箇疑惑起來，他們便將遇着怎樣慘酷的刑罰呢？她看見喀喇司托取了一杯遞過披蒲露思，霍萊克和勃立泊，然後自己拿着最後的一杯回到圈子裏。她睜眼看着俄羅斯人舉起杯子到面前，又恭恭敬敬的向太山鞠了一個躬，然後那五人舉杯齊飲。她看見之後，竟使她支持不住，回轉身來，便倒在吊牀之上，顛危危的躺着，雙臂掩住面龐。帳外的那一邊，猿之太山，已經拿着杯子，喝個精光。

## 第六章 生死關頭



在太山發覺那黨羽的營子的那一天的午後，陝巴廢城的搖搖欲墜的外牆上，有一個守城的壯丁，遠遠地望見一隊人從那圍繞着城的山巖絕頂處，向山谷走下來。講到外來的客人，只有太山琴痕，和他們的黑色華沙里人。其中年紀大些的，曾經在他們的山谷看見過。此外便只有在已往的歷史裏，或者傳說的神話裏，可以找到曾經有過外人來探訪過陝巴的一回事。

陝巴人的種族，已經退化得多，因為古時，這裏經過一次大戰事，人類幾乎滅亡，後來與猩猩配合傳種，所以現在陝巴人，竟變成獸形的動物了。外城的牆垣之上那個孤另的守卒，便是陝巴人民的一個好模型，身材短小矮胖；鬚鬚都是編排的；頭髮亂草般的生得很低，覆在淺凹的額上；眇小的眼，蹙在一起；尤其是狗齒般的牙齒，便是他的祖上是猩猩的明證。其餘的短而拐開的脚，和長而有膂力，兼像猿形的手臂，盡生着疏散的毛；以及發育不全的身軀，都是給人相信他們祖上是猩猩的一個明證。

當他瞧見那隊人經過山谷向陝巴而來的時候，他立刻警覺起來，呼吸的速度也增強了，

喉嚨裏並且發出幾聲怪異的聲調。但是那隊生客距離還很遠，所以認不清楚，只分別得出他們是人類，那人數估來也在二三十人左右。他發覺這件事情之後，即刻便由外牆落下來，穿進內牆，一直跑進那座莊嚴華麗的廟宇裏。

喀喳，是隕巴的高僧，盤着雙腳，坐在那顆大樹的陰裏。那顆大樹盤踞的地方，先前也曾一次造過那座古廟的園子。伴着那高僧的是十來個道行較低的僧徒，盡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們看見隕巴族裏的小卒，忽然走進來，個個都吃了一驚。那廝氣喘喘的直撞到喀喳面前喊道：『喀喳，外人走進隕巴來了，他們從西北方面走來，由那邊界的山巖，跑進山谷裏，至少有五十人，或者還有一半咧。我在城外牆頭哨望的時候，我看見他們，但我只知道他們是人，此外就不能分辨出什麼，因為他們還是離得很遠。自從前次大秦孟堅尼來過之後，隕巴的境內，重沒有外人到過啊。』喀喳說道：『自從那大秦孟堅尼自稱爲猿之太山的去了之後，至今幾個月了，他答應我們趁着沒有雨水的時候回來，問候拉姬，但他并不回來，拉姬硬說他已經死了。你有

將你所見的事情，對別人講過沒有？」守卒答道：「沒有。」

「好」喀喳喊道：「來，我們就此一齊跑到外牆，看一看是那一個敢於跑進隕巴的禁城。」其中忽然一個僧徒喃喃的說道：「這是我們應得向拉姪通過纔是。」喀喳聽了，把眉眼一瞪道：「我是隕巴的高僧，誰敢違背我。」那人說道：「但拉姪也是女高僧，她是隕巴的皇后。」喀喳道：「我不知其他，只知道高僧是有生殺之權要殺他便殺他。」

那高僧嗷嗷的說了，便引着路，從園子經過廟後的廊廡，向那隕巴的外牆走去。由這裏他們定睛看那隊行近的人，明明白白的正在山谷之外經過。那般眺望的人，從喉管裏發出低微的聲調，用猩猩的言語來談話。其中有多少的字句和口音，分明是愛蘭德斯的古代語言的破碎不全的格調，經過不知多少的年代，從他們的宗祖傳來，他們原舊的城市和文明，已經深深地葬在那太平洋澎湃的波濤之下了。他們冒險的精神，在上古時趕着他們鑽進那阿非利加的中心，找尋黃金，並且就在那個地方，模仿他們故鄉的城市，建築那個雄壯威武的隕巴城。

當喀噠和他的從人正在出神的看那隊外人在太陽下面，辛辛苦苦地行過那巖嶮的荒蕪山谷的時候，一隻灰色的小猴子，在樹林中的一顆樹上的簇葉裏，偷眼看着他們。那些大樹的枝幹伸展得很遠，一直伸到在他們後面的那條大路旁邊。牠躲在樹葉中間，靜默默地，牠很畏懼隕巴人兇殘的手段，但牠又給好奇心打動了，後來牠在樹枝上聳了一聳，輕輕地跳到路旁，直向那內牆走，然後轉身上那外牆的裏面的一處地方，剛在他們的背後。他躲在那坍塌的城的一塊龐大的花崗石的後面，這裏比之先前穩當得多，可以不致被人看破，同時又可以偷聽那隕巴人的談話，所有他們那時用猩猩言語的談話，牠可以完全了解。

到傍晚時候，那隊緩緩而來的人們，越走越近，各人可以隨便看見。正在這個當兒，當中的一個僧徒，忽然發癩的叫喊道：『這個就是他，喀噠，他就是那大泰孟堅尼自稱爲猿之太山的，我很清楚的看見他，其餘的都是黑人，他趕着他們走，他拿札槍督率他們，他們來得很怕的，並且很疲乏似的模樣，但他仍舊趕着他們進前。』喀噠問道：『的確的麼？他的確是猿之太山嗎？』

僧徒答道：『的的確確的，』旁邊一個僧徒，也插嘴幫他的同伴說他所見的也是一樣。後來他們來得益發近了，喀喳本人也的確看見了猿之太山，正向隕巴走來。那高僧着了一肚皮的氣，猛然回身向着那僧徒喊道：『他一定不許來，他一定不許進隕巴。』馬上去帶一百個打手來，我們候他們進外牆的時候，把他們殺一個乾淨。』那一個先前在園子裏觸犯喀喳的人說道：『但是拉姪，我分明記起那個時候，好幾個月之前，拉姪把隕巴獻給猿之太山，並且記起太山曾經從兇猛的坦陀的獠牙上救出拉姪。』喀喳喝道：『不准多說，他一定不許進來，我們要把他們殺個干淨，我們不必分辨他們是誰，遲恐不及了。你知道麼，無論那個，希圖阻止我的計畫，便送他的命。——你聽見我的話沒有了。』他說時伸出那個積滿泥垢的指頭，指着那戰戰兢兢的僧徒。

馬紐那隻猴子，聽了這翻話，幾乎把靈魂唬出來。牠認識猿之太山猶如那在阿非利加洲四方八面寄迹的猴們，個個都認識太山一樣。他認識他是個朋友，並且是個保護人。隕巴的男

人們，在馬紐的心目中，不當作是野獸，不當作是人，又不當作是朋友，牠知道他們是非常狠心狠毒的動物，時常拿牠一類的肉爲食品，所以牠仇恨他們的心很大。牠探知他們的陰謀，聽說要把大泰孟堅尼的性命結果，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牠把灰色的小頭顱搖了幾搖，把那尾巴兒擺了幾擺，把那肚子縮了幾縮；這般動作，是牠打算把牠所聽見的東西，放入肚皮裏融會一下，然後由牠的小腦袋想條計策，破壞那些僧徒，拯救猿之太山。

天色黑暗時，喀喳眼見一個灰色的小猴，在那外牆的牆頭上，忽然失了蹤。他在距離五十步之外，和他的侍從蹲着，等候那些打手。但是在陳巴的廢址週圍，那猴子是千萬成羣，所以喀喳的心中，覺得那小猴的忽然失蹤，是司空見慣，也不在意。在沉沉的暮色中，他又瞧不見那頭灰色的小猴，連縱帶跳的經過那山谷，直向那班外來的生人隊裏走去。這時那隊來人彷彿正在離城一哩多路，孤立山谷中的石巖脚下歇腳。

小馬紐獨自在那淒淒的塵埃中，急急忙忙地亂竄，把尾巴兒豎起像背着個圈兒一樣。牠

一路走着，一路把受驚的眼睛，左顧右盼。牠一跑到那山巖的當兒，便盡力的爬上那巖面。那個石巖，是一個高大的花岡石堆成的，四壁像刀削的那般平。但是因為風霜侵蝕的原故，若要爬上去，卻只有小馬紐纜能够。牠在那頂上歇了一回，便繞到一處；在這裏，牠可以瞰視那隊在下面的人們。

這裏的確是大泰孟堅尼，並且伴着他有五十來個高孟堅尼。那些高孟堅尼正在那裏把許多的長竿，連接將來，放在地上，成爲兩條平行線；在這兩條平行線上，約莫每隔一尺左右的遠近，他們繫上小的樹枝，約莫有十八寸的長短，成功了一把粗笨而結實的梯子。那個用途，馬紐當然是不懂得，牠更不知道這個就是佛路羅勒赫克思聰明的腦子想出來，用作爬上那峭削的山巖的傢伙。石巖的頂上，便是立着那引進到陳巴的金窩的頭門，並且馬紐也不會知道那隊人沒有進陳巴的城的念頭。如此他們便不會有什麼危險，變做喀喳等的刀下鬼了。牠自己覺得很大的危險，快要臨到太山的頭上，當他喘息甫定，牠便立刻向牠的老朋友太山透漏

消息

「太山，」牠用着牠們彼此習熟的言語喊道：「我是馬紐呵，太山，」那白種人和這些黑人跟着牠的囁囁的聲音仰望那小猴子繼續的喊道：「我來報知你，不要到陝巴去，喀噠和他的兵卒，在外牆的裏面等着殺你哩。」那些黑人，看見那打攪人的東西是個一頭灰色的小猴，便依舊回復他們的工作，而那白種人也是一樣的無理睬牠的警告。馬紐眼睜睜地看見那些黑人，絲毫沒有動彈，倒是沒有覺得什麼希奇，因牠們是不懂牠的說話；但太山的昏昧，真是令牠莫明其妙。一回又一回地牠叫着太山的名。一回又一回的牠向着猿人大聲的警告，但是總沒有得着什麼回答或怎樣的舉動，能看出那大泰孟堅聽見或是理會牠。馬紐着了一肚子的疑惑，什麼東西使着猿之泰山這樣的漠視他的老朋友的關心呢？

末後，那小猴把這事放棄了，回頭向在陝巴城裏那些樹木的一方囁囁的瞻望。這個時候，天色很晚，他想着再要經過那山谷，便渾身抖顫；因為那些地方，牠知道有許多野獸是乘着



黑夜出來覓食的。牠抓着頭，抱着膝，坐着這裏嗚咽咽的泣，確是一個孤獨的憂愁的小猴兒，但是牠坐在山頭，無論怎樣的不舒服，比較上牠是很平安，所以牠決意寧可在山頭捱過一夜，不要在黑夜裏冒險趕回。這一來牠便看見那梯子裝好，靠在那山巖的壁上，等到那月亮最後高升，夜色普照，牠看見猿之太山趕着那些黑人爬上那梯。牠從來沒有看過太山是這般粗魯，這般殘忍看待那般伴着牠的黑人。馬紐知道那大泰孟堅尼對付一個敵人，無論是人是獸，是何等的厲害，但牠從沒有見過他給那些黑人這樣的待遇，況且牠們都是他的朋友哩。

那些黑人，推着次序，一個個的爬上梯子，分明露出很不願意的樣子；背後那白種人鋒利的札槍，卻不住的逼着進前，一步比一步緊。當他們完全登上之後，太山方纔跟着，而且馬紐眼看見他們顯白的鑽入那龐大的石巖的石窩裏。

末後隔了不多時，他們重復出現，而且那時他們每人負着兩件很重的東西。在馬紐看來，和那些較小的石塊，一向用來建築巴城內的房子的，沒有多麼的差別。牠看見他們拿這些

石塊到石巖的邊際，一塊塊的向下擲到地面上，而且當那最末的一個黑人，拿了他的負擔，向那山谷擲下時，那隊人便接一連二的從那梯子降到巖脚。但這一回，太山卻先行。於是他們把梯子拿下把牠拆下來堆在一旁，末後他們便把那由石巖當中提出來的石塊拿了，隨着太山，大家依着來時的腳迹，緣那山谷的邊去了。

若是馬紐是個人，牠當然覺着神妙莫測，但牠是個猴子，只看見眼前的光景如此這般，並沒有去研究研究一下子。牠覺得人們的行徑很特別，并且時常令人不可捉摸。比如拿那高孟，堅尼做個譬喻，他在林子裏本沒有比那些久居林裏的獸的游行自在，他還要自尋煩惱，把自己的重量加重一層，帶着手鐲腳鐲，圍着頸珠腰帶，披着獸皮，這樣東西，只有阻礙進行，并且使生活上更加繁雜，比之那些毫無束縛的獸所享得的自由，相去是很遠哩。馬紐無論那時一想起這個問題，牠便得意揚揚地慶幸牠不是人，牠憐憫那是蠢的無理性的動物。

馬紐在這裏睡了一覺，牠自己卻只以為瞌睡一回，但當牠張開眼睛的時候，那玫瑰色的

晨熹，已經鋪滿那沉寂的山谷。在那東北的巖上，馬紐還能夠看見太山隊裏的最末後一個跨過那邊界，雲那間便不見了。末了牠便掉過頭瞧着隕巴，預備降下巖去竄回到隕巴城牆裏大樹上牠的安樂窩。但是首先牠要窺探一番——息陀，那豹子，或者兀自在外遊着，因此牠緣着那石巖的邊際，走到盡頭的地方，這裏牠可以把那自隕巴到牠面前的一片地完全收在眼底。正在那裏，牠不見還可，一見了便謊得魂飛魄散。原來那隕巴外牆的額垣之內，蠕蠕動着地是一羣隕巴的令人害怕的人。若是馬紐懂得計算，牠可以知道是有一百多人。

他們像要向石巖來，當他們行近的時候，牠往下窺着他們，決意延遲牠回城的行程，等到一路上沒有了那可怕的隕巴人。牠的心中，覺得他們是來趕牠的，這是下等動物的龐然巨大的性情是向來過分的。因為牠是個猴子，這個意思并不算得是完全無稽，因此牠躲在一塊突起的巖石後面，只睜出一隻黃豆那大的閃閃爍爍的眼睛窺探那敵人。牠看見他們來得愈近，牠愈加出神，雖則如此，牠還沒有多大的恐慌，因為牠知道他們一壁爬上那石巖，牠便一壁爬

下去等到牠跑了離隕巴一半的路，他們剛纔發覺牠哩。

行行又行行，但是他們總不停在那石巖之下，實際上他們並沒有走近，只有繼續的離着那石巖前進。那末那件事的真正原因鑽進那猴子的小腦子裏，喀喳和他黨羽，正在那裏趕着猿之太山，來殺他。如其昨天晚上太山的不理睬牠，有開罪了牠，牠分明是忘掉了，因為現在牠想到那個阻礙太山的前途的危險，彷彿是昨天下午的一般，便激刺得很厲害。當初牠想着跑過他們的前面，再一次警告太山，但牠怕走離隕巴的樹這般遠，至於那需經過這些可怕的隕巴人面前的念頭，倒不能設阻止牠施行牠的計策。牠坐着看了他們一回，等他們完全跑過，然後牠望得十分清楚，見那般人直向那個地方走着，那處便是太山的一隊人最末的離去山巖的所在。這時再沒有疑惑，他們不是趕着猿人的了。

一刻後馬紐再向山谷極目望去，卻一些影跡都沒有了。靈心一動，牠便決意回去。牠匆忙地下了壁立的山石，便拽開脚步，飛似的向那城垣跑去。這時牠擺佈那條計子要是到底實

行的那就很難說。也許牠想出來當牠已經有了一個計策，預備進行。當牠回到隴巴時坐在那石巖，望着喀噎和他的百姓跟踪猿人的時候，也許當牠跑過那隴巴城外一片荒涼的地方那條計子便鑽入牠的腦袋裏。也說不定那條計子是從那萬里無雲的一片青天跑到牠的心窩裏，在牠回到那枝葉叢簇的在牠的樹上的逋逃藪的時候。但便算是這樣，那個事實還是離不了當拉姪正正和幾個女僧徒，在那座廟裏的池子裏洗澡。陡然間她被一隻猴子的叫聲驚動，那猴子坐在池前的大樹上，擺着尾巴兒喊道：『拉姪！拉姪！他們要去殺死太山了！他們要去殺死太山！』

拉姪一旦聽見那個名字的聲音，不覺一驚，她的胸脯沒在水裏，眼睜睜地仰望着那小孩子問道：『什麼一回事？馬紐！自從太山到過隴巴之後，已經過了許多個月，他現在不在這裏，你說的什麼東西？』

馬紐喊道：『我看見他的，昨天晚上我看見他和許多的高孟堅尼。他跑到隴巴前面的山

谷中的石巖上，他和一般人都爬到那裏去，跑進石窟裏，拿了許多石塊跑出來，都丟下山谷去。後來他們爬下去，又拾起那石塊，離去那山谷。馬紐說時，用牠毛茸茸的手，指着東北方面的去處。

拉姬問道：「你怎知道他是猿之太山呢？」猴子道：「的確的我的確認識他是猿之太山。」拉姬纔着眉頭，疑惑地擬想一切，她的一片芳心，暗地裏滿藏着眷戀泰山的情緒。自從她前次見過太山之後，她沒法的和喀噓結婚，那情緒已經消滅了。原來隕巴的法律當中，有一條寫道：「那焰神的女高僧，必須於奉教後，在某個年限，選擇一個伴侶。」有好久時候，拉姬想着太山做她的伴侶。但是太山沒有戀愛她，并且後來她尋出他是不能毅戀愛她的。末了，她只好屈服在那可怕的命運之下，成爲喀噓掌中的物了。

一月一月的過去，太山卻沒有回到隕巴，因爲他是答應回來給拉姬請安問候的，因此她只得順承喀噓的主意說是太山已經死了。雖則她並沒有因此減低她嫌惡那討厭的喀噓的

心理，她戀愛太山的情緒卻不免逐漸淡下，成爲悲悼的陳迹了。現在探知他還活着，并且近在咫尺，彷彿是如夢初醒。起先她只知道太山是離着隕巴不遠，但那馬紐的叫喊，立時提醒她太山是正在遇着危難。怎麼樣的危難，她卻沒有知道。

她想了一回忽然問道：「誰要殺猿之太山呀？」

「喀喳，喀喳。」馬紐喊道：「他已經和許多許多的人去了，正在追趕太山呢。」

拉姬立時從池裏跳出，從她的侍女們的手裏把她的腰帶和首飾奪過，連忙穿戴好，飛開脚步，跑過園子，走進廟裏。

## 第七章 活祭

喀喳小心翼翼地和他的一百個面目可憎的打手，攜帶着刀棍，翻山越嶺的追蹤着，那般來而復去的外人們。他們雖然追趕卻很從容鎮靜，因爲他們在隕巴的外城牆上，已經窺見他

們走得很慢。喀喳的意思並不願白天裏趕着他的敵人。他的計畫是預備着黑夜的襲擊。那個突如其來的，并兼他們人衆勢大，大概傾覆一個睡着的營子，是易如反掌。

那足迹他們依着走，很是清楚可辨。他們緩緩地走着那坦蕩的斜坡，向着山谷的底面。到了將近着正午，他們忽然瞧前面一塊空地上，已經築好了一座用荆棘編成的營寨，他們於是即刻停止進行。那營寨中間，沖起一般餘燼的煙氣。這裏，他們就認爲猿人太山的營子不成。

喀喳的從人，躲藏在那路旁的草叢裏，又派出一個人前去偵探。不上幾分鐘後，那人便回來報告，那營寨是空的，於是喀喳和他的從人重復前進。到了那營寨裏，他們便考察一翻，意欲推測那伴着太山的一隊人的數目。當他們正在這樣出神，喀喳瞥見遠遠地在營寨的一角，有件東西，半身被亂草蓋着。他小心地走近前去，因爲這個模樣，不獨是觸起他的好奇心，并且喚起他的警備心；因爲那個東西，彷彿是像個人形，狼狽不堪的躺在地上。

十來個人手裏拿着木棍，走近曾經引起喀喳的好奇心的那個東西。當他們走到那東西



的身旁的時候，他們大家認識牠是猿之太山，聲息毫無的身體。喀喳喊道：『焰神已經下降，報應他褻瀆神明的祭壇了。』他的眼睛，發着樂不可支的光芒。但旁一個僧徒，或者比較切實，或者至少比較的細心，跪在那猿人身體的一旁，又把他的耳朵伏在猿人的心上。一刻後他喃喃的說道：『他並沒有死，彷彿是睡覺的。』喀喳叫道：『那麼拿住他快一些，這時他完全沒有抵抗的力量了，他連眼睛也沒有張開來。霎時間他的雙手，給他們緊緊地反縛在背後。』喀喳叫道：『拖他出來，好讓焰神的眼注視他。』他們把太山拖到營寨的當中，完全在太陽光綫之下，喀喳即刻從他的獅皮的衣服裏，抽出他的刀，高高舉着，兩腳跨在太山的身體上。喀喳的從人圍在四面，他們的心裏，彷彿也覺得這是一幕悲劇，時而瞧着太山，時而瞧着喀喳，又暗中偷看那天空中的太陽。但是他們卻很膽小，無論怎樣難過，不敢多話。只有一個人還稍爲有些膽氣，這人就是在前一天，質問喀喳提議殺害猿人的那一個僧徒。『喀喳！』他這時說：『你是甚麼人，能向焰神獻上犧牲？這是拉姬獨有的權利，我們的女高僧又是我們的皇后，而且她知道

你幹了這麼事，她一定要動氣。」喀喳叫道：「靜默，道思！我喀喳纔是隕巴的高僧，我喀喳纔是皇后拉姬的伴侶；我的說話，也是在隕巴裏的法律。若是你希望依舊做僧徒，依舊活着，便不許做聲。」道思怒憤憤的答道：「你的說話不是法律，并且如果你使拉姬動氣，那女高僧，或是如果你使那焰神動氣，你便要 and 別人一般受罰。如果你獻這個犧牲，他倆定要發怒的。」喀喳喊道：「够了，那焰神已經對我說過，又要求我拿這個褻瀆他廟宇的人來做犧牲。」

他在猿人的一旁跪下，又用他的尖銳的刀頭摸摸他胸膛的心上，末了，高高的舉起他的刀，預備那致命的擲入那顛活着的心。正在這個當兒，一片雲在太陽的面前經過，一個影子遮着他們。一片喃喃的聲音起自那團團圍着的僧徒們裏。道思喊道：「看呀，那焰神是發怒呢，他掩着面孔不要見隕巴的百姓。」喀喳猶豫着。他睜着一半輕蔑的，又一半驚嚇的眼光，仰望那遮着太陽的雲。末後他慢慢地起立，并伸開他的臂膀，向着那白天裏躲匿的焰神，好一回他靜默着，這個態度，分明是留意而服從。然後，剎時間，他轉身向着他的從人。喊道：「隕巴的僧徒們，

哦！那焰神已經對他的高僧喀喳說，他不是發怒。他但願對我一人說話，他又吩咐你們跑入那林子裏，等他好出來并對喀喳說話，說完之後，我纔叫你們回來。去呀！他們的一大部份人，彷彿是拿喀喳的說話當作法律的，惟有道思和別幾個，一定是被着某種的懷疑，躊躇不定。

「去吧！」喀喳喝道。他們的服從的習慣，是這般的堅強，所以那懷疑者終於掉轉身來，雜在其餘的當中鑽入林子裏去。一種奸滑的笑，照着那高僧的兇惡的面孔。當着他們最後一人的影蹤消滅時，他把他的精神，重復注到猿人的身上。但是深深地在他胸中的，潛伏着一種遺傳的對於神的懼怕，從他疑懼不決的，望着那老天的態度，便是一個明證。他已經決意把猿人殺死，當着道思和別人不在跟前之時，只有那畏懼神的念頭，總使他不敢下手，他希望神明的光再射出來時，再作道理。

那遮蓋太陽的雲是很大，所以當喀喳待命的時候，他的神經擴大。他舉起他的刀預備結果的一下，有六次之多，卻是每一次他的迷信阻止他完成那件事。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的

過了，那太陽卻是依舊藏匿着。不過那時喀喳到底能覓看見已經靠近雲端於是再一回他跪在猿人的身旁，拿着刀，等候那太陽光射到太山身上。他看着那太陽慢慢地掠過圍筓營寨，將到太山身上，喀喳堅決地，高舉着刀，預備下截，正迫不容緩間，忽然飛來一聲怪嘯，這是一個婦人的聲音。

「喀喳」一聽婦人的聲音喊着。喀喳一驚，立刻掉頭向那聲音的地方看去。在空地的盡頭處分明立着拉姪，那個女高僧，她的背後又立着道思和二十個資格較低的僧徒。拉姪問道：「這算什麼意思？喀喳」她怒沖沖的樣子，急急地向着他跑過那空地。喀喳也怒憤憤地站起身來喊道：「焰神要這廝不信仰者的性命！」拉姪反駁道：「撒謊的東西，焰神祇有藉他的女高僧的唇舌和男人們傳意。你企圖違背你皇后的意旨的次數太多了。你，喀喳，須知你皇后掌握的生死的權，對於你也是一般使得。自有隕巴以來，我們的掌故告訴我們在祭壇上用高僧來貢獻焰神的不止一人哩。給我即刻停止你的舉動，若敢道個不字，叫你立刻滅亡。」

喀喳於是收了刀怒冲冲的回身便走，滿面帶着很毒的顏色，望着道思，他以為失敗的原因，全是道思一人的過失。他在皇后的面前，滿面慚羞。但是有許多喀喳的黨羽，知道喀喳除掉猿人的心，堅決不滅。只要機會一來，便可實行。還有些人，都疑惑拉婭是否敢違背了一部份人就是喀喳的黨羽的意志，竟把他們的高僧處死，或是放逐了。因為喀喳高僧的地位是遵守着歷古遺傳下來的法律和風俗，繼承統緒的。

一直下來，拉婭總是一時推這樣，一時推那樣的借端延宕和喀喳舉行婚典禮。但她也深知一心鍾情於太山，是要引起她的人民的反對。不過縱使她後來受着壓迫，和喀喳結為夫婦，然而她對於喀喳的憎惡和厭煩卻是永遠存在的。長此以往，畢竟到什麼時候纔可解決呢？這個問題，常常擾攪那些人的念頭。喀喳知道這種情形，對於他的皇后拉婭，久存着叛亂的思想。和他同謀不軌的是炯額，她是個女僧，她垂涎拉婭的威權和大寶，已非一日，如果能殺把拉婭攆去，那末，喀喳可以運用他的權力，立炯額為女高僧。他並且得了炯額的允許，和他結為夫婦，

并且承認他做皇帝。但是直到這時，他倆仍然受着那迷信的畏懼他們焰神的念頭的束縛。因此暫時沒有實行。但是只要星星的火頭，便能够把她週圍蘊而未發的陰謀的火焰，一時爆發起來。

這個時候，她是很有權力禁止喀喳把太山做犧牲，但是她的命運，就是她的性命，卻正靠在她對於太山的設施為轉移，如其她保護他，如其她無論怎樣顯出她往日幾於在衆人面前自承的熱烈的愛情向他，太約她的罪名便成立了。還有令人懷疑的，就是是不是她有這樣力量能穀保護他的性命，并釋放他的自由，一無危險哩。

當她走近太山那邊時，喀喳和其餘的人，靜默地看着她。她默然站在那裏一回，低頭向他望了望，問道：「他已經死了嗎？」道思自告奮勇的說道：「喀喳吩咐我們離開的時候，他並沒有死，倘使他現在是死了，那便是喀喳當我們不在的時候殺死的。」喀喳說道：「我沒有殺他，因為拉姬，我們的皇后，已經吩咐過，這個須要讓她處置。那焰神的眼睛垂下來望着你隕巴的

女高僧，那口刀掛在你的腰間，那犧牲躺在你的面前。」拉姪不理睬那人，轉身向道思道：「如果他仍然活着，做一張苫牀抬他到陝巴去。」

這樣一來，太山便再到那阿蘭德人的古舊的殖民城裏了。那迷藥的力量，喀喇司托用來迷着他好幾個鐘頭，兀自沒有消滅。他睜開眼時那天已晚了，他的四週黑闇而沉寂，使他迷惘一會。後來他用鼻子嗅着，知道自己躺在一疊皮草的上面，並且知道自己沒有損傷；因為他毫不覺着痛苦。慢慢地，那最後一刻，在知覺未曾失去之前的回憶，戳破他那麻木的腦子。他立時覺得中了他們的圈套。至於有多少時候他失了知覺，又這時他是在什麼地方，他卻不能設推測。他慢慢地立穩了腳，覺得除了一點輕微的頭暈眼花之外，也沒有十分不舒服。他小心翼翼地在黑闇裏伸出一隻手，四週摸索；並且用腳細心的試探實地謹慎地走。剎那間一面石壁阻止他的進行，他便循着那壁四週走着，不久便覺得這是一間小室，只有兩個洞口，兩邊壁上各有一扇門。在這裏，只有他的觸覺和嗅覺是有價值的，他藉此知道他是監禁在地底的室中。等

到那迷藥的藥力一消失，他的知覺，立時回復到以前銳利的原狀。他陡覺着一陣香氣，撲入他的嗅管，太山的腦子裏，忽然回憶到一件事情，彷彿以前曾經過同樣情形之下，並且以前也會覺過這種香氣的。正在這個當兒，一聲怪響，由上頭穿過泥土，衝進室裏。只需那極輕微的聲浪，飛到太山精明的耳朵裏，已經足以使他的回憶，益發清楚。他終於洞悉那四週的香氣，並且知道自己是在隕巴城下的一個黑闇的地窖裏。

拉姪女高僧，躺在牀上，輾轉反側地睡不著，她深知她百姓的性度，和那高僧喀喳的陰謀。她知道那宗教上的威權曾經幾次激動冥頑不靈的百姓們的衆怒。她猜度若是她這一回把猿人貢獻焰神不成，喀喳必定會煽惑他們反對她。她左思右想，希望想個計策，跳出圈子之外。因此她無論如何合不攏眼睛，因為她的心中是不願意犧牲太山。

拉姪雖然是一個宗教勢力下的女高僧，并且是一種半人半獸的民族的后，然而她也是個和常人一樣的婦人，一個愛情專一的婦人。她一直把她的愛情，灌注在菩薩似的猿人身



上，所以猿人能够兩次逃過隕巴的祭刀，這次卻又來投在她的權力之下了。這一回，愛情到底戰勝了一切，拉姪決定不使她戀人的生命，發生一些危險，不論那愛戀是怎麼失敗。

到了晚上，她倒感覺一件難題，那件難題她覺得差不多非她的權力所能解決。她是已成爲喀喳的伴侶，生米已成熟飯了，她只好把她打算做太山的妻室的最後希望丟下了。然而她依然很堅決，定要救護太山，只要是可以辦到的。太山救過她的性命，也有兩次，一次是被一個發癩的僧徒所困，一次是遇着那使酒的坦陀。因此之故，她也曾說過，如遇着太山到隕巴來，定要好好侍奉他，別要難爲他。但是喀喳的勢力是很偉大，而且她知道那勢力是不住的注在猿人的身上，當她瞧見他們放太山在苔牀，抬他到隕巴的當兒，從他們的態度看出來。在他們注射到她身上，不懷好意的眼光中，並且看得出不久他們便要排斥她。他們只要等待一些微細而新鮮的發端，便可實行。她知道，他們現在希望藉口的事情，就是她將要發表對於太山的態度。這時差不多已經是夜半，忽然走進來一個女僧，她是常常站在房門口守衛的。她進來低

聲說道：「道思要和你說話呢。」

「那麼晚了，」拉姪答道：「而且男人們是不許進內室來的，他來是爲的什麼事呢？」那侍女答道：「他說他來是爲着拉姪的事，她是危險萬分了。」拉姪道：「那麼帶他來吧，但是你若是要保你性命，便不准對旁人說。」侍女道：「我一定捫着嘴不說，像那祭壇上的石頭兒一樣，」她說畢，便回身走出房間。

停了一會，她引着道思進來，道思遠遠的站在拉姪面前，唱了聲諾。拉姪向那帶他來的女子，使個手勢，叫她走開，然後忐忑不定的轉身向着那人喝道：「說吧，道思！」道思道：「我們都知道，拉姪疼愛那素不相識的猿人，這是不用我地位低微的僧徒干預，我們的女高僧的思想 and 行動，我只合來服侍。但有許多人也許善於服侍的，現在他們卻正在圖謀不利於你哩。」拉姪驚訝道：「你是什麼意思，道思，那一個要謀害我呀？」

「就是現在，喀喳和綱額并幾個僧徒，正在設計破壞你。他們分派間諜偵察你，知道你必

釋放那猿人。現在就要有人來見你了，她來慫恿你放走猿人。這人是由喀喳打發來的，只要一等你放走猿人，他們便向百姓和那僧徒們，報告他們眼見你親自放走猿人的一會事情。但是，這於你實在有很大關係的，因為喀喳和炯額并其他的人們，暗中打發許多人在隕巴四處埋伏，專等猿人來到，把他殺死，在那焰神降落西邊樹林之前。只有一個法兒，或者你可以挽救你自己，隕巴的拉姬呵！拉姬問道：『什麼法子呢？』道思道：『你必需用你的手，在我們廟裏的祭臺上，犧牲那猿人在焰神之前。』

## 第八章 詭計

第二天清早，拉姬用過早餐，并打發道思拿食物送給太山。這時忽然走進一個年輕的女僧，便是炯額的姊妹行。當那女子沒有說話之前，拉姬心裏早已明白她是喀喳派來的間諜，并且明白道思已前報告她的陰謀，已在進行中了。那女子犯着行坐不安的毛病，并且覺得非常

懼怕，因為她的年紀還輕，並且她心目中的皇后看得天樣高，她深以為拉姪是萬能的，只要她有這意思，她能設置她於死地。拉姪也曾決定一條行止的計劃，這條計劃，她知道是極不利於喀喳和他的黨羽，她只緘默着候那女子說話。但是過了好一會，那女子方纔鼓着勇氣找出一些投機的話頭。不想她說了好一些話兒，還是沒頭沒腦，拉姪見她這樣神情，倒很樂意。便說道：「這不是常常的，嫻額的姊妹，該到她皇后的房間，除非皇后有什麼吩咐。」那女子說道：「我來。」她好像剛纔牙牙學語的一般，「告訴你我偷聽得一件事，也許是有益於你，這件事，我一定相信你是喜歡聽的。」

拉姪道：「什麼？」說時睜起那一灣新月的眉毛。那女子繼續的說道：「我偷聽得喀喳和一般下屬的僧徒們說話，我很清楚的聽見他說道他是很快活，若是那猿人逃走了，因為這樣倒可以使你和喀喳省卻許多煩惱。我的意思以為拉姪皇后，定是喜歡知道這事，因為衆人都知道拉姪也會允許以友誼款待猿人，是以不願把他在饑神的祭壇上做犧牲。」拉姪答道：「我

的名份你應該明白。」說時，帶着一種驕矜的口氣，「并且我不要那一個侍婢代我解釋這一層。我也明白一位女高僧的特權，而犧牲的權力，便是特權之一。爲着這個道理，我阻止喀喳犧牲那個生客。除了我的手，此外再沒有別的可以把他的心血獻上焰神，到了第三天，他就要在祭壇之上死在我的刀下。」

這幾句話，在那女子身上所收的影響，一如拉姬所料的一般。她看見喀喳的使者的面上呈露失望和不安之色。這個時候，那女子無言可答，因爲她在受領使命時，沒有料到拉姬這樣的態度。當時那女子便借個題目退出去了。當她離開女高僧的時候，拉姬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她並沒有犧牲太山的意思，但是阿額的姊妹，沒有知道，信以爲真了。所以她回報喀喳的話，是把拉姬對她說的一字不易的念一回。喀喳頓時露出不豫之色，因爲當時他們的計劃，是沒有多大的注意於毀滅太山，只想引誘拉姬去幹一樁能激怒阿巴的百姓和僧徒的事情。倘使是教唆得法，他們會拿她的性命作抵。阿額當她的姊妹回來之時，也是在一起，咬着口唇，因

爲她的失望，非同小可，以前她從沒有恁地接近那許久希望的立爲女高僧的可能性。她躊躇了好一會，在那裏呆呆地想，末了，忽然間停在喀喳的面前。說道：「拉姬愛戀這猿人，任是她會把他犧牲，都只爲懼怕她的百姓。她依舊戀愛他，她戀愛他比之從來戀愛的喀喳，格外用勁哩。那猿人知道，相信她，因爲他知道那裏有個方法。聽呀，喀喳，聽，額說話。我們可以派一個人到猿人的所在，并告訴他她是從拉姬那邊來的，并叫她引着他出了隴巴釋放了他。那人便引他到他們埋伏的所在，把他殺死，我們便一古腦兒去見拉姬，指摘她的詭祕。那個引導猿人出隴巴的人，必定要說是拉姬囑咐她去幹的，那末那百姓和僧徒們，一定大怒，這時你便可以索取拉姬的性命。這是十分容易的，我們可以把他們兩人除去了。」喀喳叫道：「好啊！我們明天早晨，便可依計行事，并在焰神晚上回去休息之前，他行將看見一位新的女高僧在隴巴了。」

這天晚上，太山在睡夢裏，被着一聲響亮，在他監牢的一扇門上攪醒。他聽見那門門向後移動，隨後那扇門碰着那古式的門鉸軋軋的響着，漸漸地開了。在那黑漆般的夜裏，他簡直分

辨不出什麼，祇聽見摻摻摻摻的草鞋踏着石地的那種偷偷摸摸的行動，然後從黑闇裏，低聲叫着他的名字，帶着婦人的口音。

「我是在這裏，」太山答道：「你是甚麼人，你要猿之太山做什麼？」那婦人的聲音答道：「你的性命危險得很，來，隨着我。」太山問道：「誰遣你來呀？」一壁他敏銳的鼻子，不住的探索來人。但是當時的空氣，充塞着一種猛烈香料的氣味，好像那個婦人用來塗在身上一般，所以簡直摸不着頭腦，究竟是誰，或者是不是他前次在隕巴認識他們中的一個。

那婦人答道：「拉姪遣我來的，我來引導你由隕巴的地窖裏，到外面去恢復你的自由。」她在暗中摸索一回，終於找着他。「這裏是你的傢伙，」她說着，把火器遞給他。後來，拖着他的手，回身引他出了土牢，穿過一條一般黑闇的彎彎曲曲的長廊，經過一砌年代湮遠的石級，走過街街巷巷，又推開又關上一扇扇的門，起了鏽的餃子，嚙嚙嚙嚙的響着。他們走了多麼遠，向着什麼方向，太山簡直猜不着。當道思送給他食物之時，他已經向他盤問過，所以相信拉姪

那邊有一個朋友是合幫他的忙的，因為道思對他說，喀喳發覺他失了知覺，躺在那歐羅巴人棄下的營寨裏，他們是用迷藥迷了他的，因此她在喀喀那邊救他出來。所以現在那婦人說她是從拉婭那邊來的，太山便安心樂意的隨着她。他不能不想到琴痕預先說過的話兒說：『如其他硬要第三次到隄巴，那末，他一定遇着危險，』并且他奇怪他的妻子所說的，畢竟是否對不對呢？她說他再不能逃過那些焰神的狂妄的僧徒們的作踐。

他的鄉導，引着他穿過地下的隧道，約莫有一個多鐘點，等上了一砌石級，他們鑽進一座灌木林的當中，這里那清黃的月色，僅僅可辨；但是那新鮮的空氣，彷彿對他們說：他們已經來到地面了。原來那婦人自從她引着他出了土牢之後，沒有說過半句話，到了如今，兀自不則聲，只跟着一條紆徐委曲的路線，有時變向左，有時變向右的繞着成爲一個無定形的方式，直穿過一座濃密的樹林。

從那星和月的地位，又從那路線向上的趨勢，太山明白他是被引着到隄巴城後的山上。



那個地方，他是一輩子沒有想着要遊逛的，因為那里彷彿是莽莽蒼蒼絕少人迹，又不像是藏着大山特地留心捕獵的那種牲口。他看見那植物的情狀，已是令他很驚訝，因為他知道那些山，完全是一片荒涼，除了一些發育未全的樹和瘠瘦的灌木之外。他們不住的走着，一處比一處的高，那個月兒升上天空，也比前更高，等她的柔和的光綫，在猿人銳利的眼前揭開那個他們走着的地方的山川形勢，給他看的比更要清楚。末了，他看看他們跑上一處狹窄的樹木交加的山峽，這會子他方纔明白那些植物在曠巴面前的平原看不出的原故。他本人是天生不好說話的，那婦人的悶不則聲，也沒有特異撩起大山的疑惑。

那東方的星斗，一看見天色將要明亮，便漸漸的躲藏了。這當兒，他們正爬上那峭拔的巖岸；那巖岸便是山峽的盡頭，又走上比前較平的地方。他們一直前行，那天色也冉冉的發光。正在這個當兒，那婦人停在坡兒的盡處，大山往下一瞧，只瞧見山的當中，有一個水窪，又從約莫二三哩遠近的樹木的中間，映出一座屋宇的輪廓，在晨曦的當中掩映不定。末了，他翻身瞧瞧

他的同伴面上立時露出驚駭震愕的顏色，因為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拉姪隴巴的女高僧咧。

「你嗎？」他叫道：「如今，真的，喀喳有藉口了，像道思說的他要把您屏逐去哩。」拉姪答道：「他一輩子沒有機會屏逐我，因為我誓不再回隴巴了。」太山駭異道：「誓不再回隴巴？那麼，你到那裏去呢？」拉姪道：「我和你一起去，我並不要求你愛戀我，我只要求你帶我離開隴巴，并離去那些仇人，他們是要害死我的。這裏沒有第二樣辦法。馬紐，那猴子，偷聽得他們的密謀，牠又跑來逐一逐二的告訴我，他們要幹的事情。那怕我救了你或是犧牲你，他們總是一樣的對付我。他們立意把我除去，那麼額額可以做女高僧而喀喳可以做隴巴的皇帝。但是那怕處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也不肯把你太山做犧牲。現在我們須決定一個妥善的方法，怎樣拯救我們兩人？我們不能走向西，或是向北橫過隴巴平原，因為在那兒，喀喳埋伏了兵士等候你，雖然你是太山，又是一個善戰者，他們許多的人，卻會捉殺你。」太山問道：「那末，你領我到那裏

去呢？」

「我擇那兩條危險的路，其中比較穩當的那一條；從這個方向，那邊有一個無名的國，給我們陝巴民衆心中許多兇猛的精怪和奇異的人民的神話。再沒有一個陝巴人膽敢到那裏，他也再沒有回來陝巴的一天。但是假使在全世界上活着一個動物，他能够征服那個無名的地方，那麼，這個人就是猿之太山了。」太山道：「但是你一點沒有熟悉那國，或是那裏的居民，你怎樣能够這般熟悉到那裏的路兒呢？」拉姪道：「我們很熟悉到那山頂的路兒，但是那裏便是我曾經走過的最遠的地方。所有的猩猩和獅兒，都是從這條路跑到陝巴。獅兒自然是不能告訴我們這條路通到那裏，那猩猩又不曾對我們說，因為我們常常和他們廝鬪。從這條路，他們走到陝巴，竊取我們的百姓，我們又在這條路兒等着捉住他們。有好幾次，我們拿了一個猩猩獻上焰神，做犧牲用，不過這是個舊俗罷了。但是有許多時候，牠們很起勁的防備我們，那警鐘是放在那一邊，雖然我們沒有知道他們竊取我們的百姓是什麼用意，除掉了是要吃他

們。他們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民族，比布堅尼那大猩猩更要高，而且狡滑得多。」太山道：「爲什麼，拉姪，我們一定要穿過這個山谷，方才能够避開隩巴呢？這裏一定有別的路兒。」拉姪道：「這裏并沒有別的路，猿之太山，那些橫過山谷的大道，都是有喀噠的黨羽守着的。我們逃生的機會，只有這個方向，我并且已經領了你到這一條路，這裏可以通過那在保障隩巴南邊的巉巖，越過或是繞過這個陵谷，我們定須去想個法兒，找條通過那山走到外邊的路才好。」

猿人站着，眼睜睜的往下望那水窪，他的心，完全被當時的問題佔了。假使他是單身一人，他是不會跑這條路的，因爲他恃着他的氣力，深信他能够用不了多大的功夫，便可以穿過隩巴的山谷，比較安穩些，便是喀噠有什麼詭計，可以毋容顧慮。但是現在他不是獨自一人呢，他現在要替拉姪打算，他又想到她盡力迴護自己，自己對於她，應該要負一種道德上的義務，那是不能够放棄的。

從水窪的涯岸走着，遠遠的避去那座可以望見的屋宇，這樣要算是最上策了。因爲他的

惟一的目的，是要找一條過山的路，離去這野戀的境地。但是他眼睛瞧見那屋宇，一半兒被大樹的簇葉遮着，他覺得非常奇異，他并不相信那林子裏除了野獸之外，還有人類居住。他又斷定那座他見到的屋宇，是那已經滅絕，或是離隔的民族，所成的工作，不是和那些起阿巴城的人們同屬一個時代，或者便是原始的阿巴人自己們，但今兒被他們的後代擯絕的。他覺得那屋宇的影子，表現出這般宏壯，這般莊嚴，彷彿是一座皇宮。

猿人是不識懼怕的，雖則他稟有多少野獸的警備心，那是所有的野獸都有的。他本該不費躊躇的運用他的智力和勇氣，來抵抗那些下等的動物，那怕牠們怎樣狂暴，因為不像人一般，牠們是不會聯合一起來攻擊他。但是有人結成隊伍，來與他爲難，他知道這方才是真正的危險，並且在他們智慧和氣力團結的上面，他自己的力量，也不中用的。但是無論怎樣，他揣度這裏是沒有人居住，他決定這是一座廢基，所會碰着的最可怕的敵人，便是那大猿和獅兒。兩類當中，他是沒有一類要怕的；和前一種他也許成立友誼的關係，那是很近情理的惡想。他把

向那山谷操險的計劃考慮了一番，決定之後，便向拉姪道：「來！」他說着，便向斜坡走下。那坡兒直達林子裏，正面對着那座屋宇。拉姪詫異道：「我不走那條路呀？」太山道：「爲什麼不走呢？這是通過山谷最捷的路，這兒是我能够斷定的，我們越過那山的路徑，在這個方向比旁的好得多哩。」拉姪道：「但我害怕，只有那焰神知道那下面的山林叢裏，潛伏着什麼惡毒的危險。」太山道：「只有紐麻和孟堅尼吧，我們犯不着害怕。」拉姪道：「你沒有東西吃，你害怕的，但記着我只是個女流哩。」太山道：「我們只能夠死一趟，況且這一趟我們是逃不了的。常常的害怕，那末，也是不能夠挽回一死，而且弄到生活愁苦。我們走那條近路吧，末了，我們也許覺得冒這險是值得的哩。」

他們依着一條崎嶇非常的路，向那草叢裏走。當他們走進那林子，覺得那樹木增了兩倍的大，兩倍的多。這時風從背後吹來，猿人雖是走動如飛一般，卻不住的提防戒備。路上卻不見有什麼走獸來來往往的痕迹，但是獅兒的爪印倒是隨處可見。有好幾次，太山停着步細聽，他

常常舉起頭張大鼻子彷彿拿四週的空氣嗅一下，看看有什麼氣味的樣子。忽然說道：『我以為那個山谷是有人的，有許多時候我料定是有人窺伺我們。但是總有東西尾隨着我們的，那是不消說得，因為我的鼻子嗅着的，只有那個模模糊糊的痕迹。』拉姬戰戰兢兢的四面瞧瞧，又走近他的身旁。『一點我沒有看見，』她低聲的說。太山道：『我也沒有看見，我也沒有能夠嗅出什麼清清楚楚的氣味，然而我拿穩是有人尾隨我們。有的人或是有的東西嗅着我們的氣味，他并且很聰明的把他自己的氣味收起。這是一定的，不管他是什麼，他正在穿過那些樹木，高高的在上，好使他的氣味不致給我們嗅着。那風向又是不差，那怕他在風的當中，我們也不能夠嗅着他一點氣味。且在這兒等一等，我要探個明白，』說畢，他便輕輕的縱身上了在旁的一顆樹的樹枝上，彷彿馬紐那猴子那般的活潑爬着。不一會兒，他回來落在那女子的身旁。說道：『我是對的，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有的人或是別的東西。但到底是人呀或是孟堅尼呀，我卻不能說；因為那氣味我從未嗅過，我猜的也許不是，也許是，但我兩人可以做他一下來。』他

并把那女子搭在肩膀上，不多時已經負了她到樹上。「他是不是很近的窺伺我們，這是我疑惑的。」泰山說：「我們的氣味，就要比他的頭頂高過，他要許多時候，方才再能够嗅着，除非他有這般聰明跑到比我們更高的所在。」

拉姪看見猿人負着她自自在在的一樹跑過一樹的那般氣力，穿過搖搖擺擺叢叢簇簇的枝枒，那般迅速，不禁呆了。他走了約莫有半個鐘點，泰山忽然停止下來，挺着身，立在那搖搖不定的樹枝上。

「看呀！」泰山說着，用指頭向前一指。那女子依着他所示的方向去瞧，在那菁密的樹葉的中間，瞧見一座用木欄重重圍着的院子，那院子裏有幾處木屋子，隨後引起她的訝異的注意，就是猿人從那密葉中間，約略地見着的也引起他不少的好奇心。那些定是木屋子，但彷彿在空中移來移去，有的兩邊輕輕的波蕩着；還有的升上降落，像很用勁的樣子。泰山跳到一顆傍近的樹裏，落在一枝堅韌的枝上，這裏他把拉姪從肩膀放下。隨着他偷偷摸摸地走前，拉姪



也隨後跟着，因她和那些阿巴人一般是帶了一點樹棲性的。那時他們走到一處，那兒便可以清清楚楚的瞧見那個村落，那些彷彿跳舞着的神祕，立時得着了解了。

那些木屋子是蜂巢式的，在阿非和加許多民族裏卻很爲普通，約莫有七尺的直徑，六七尺的高低；但不是靠在地上，每間屋子卻是用錨纜似的大繩吊在柵欄裏的那些大樹中間的樹枝上。屋底的當中，拖着一條比較輕些的繩子。太山站着的地方，是在他們的上頭，他看見那些屋子的洞口，沒有一個能夠容許一個人的身體，雖然離地板約三尺的壁上鑿了許多四五寸直徑的洞。在柵欄裏的地上，有幾個那鄉村的居民，不知道那個小小的搖搖擺擺的屋子的團體，是不是够得上那個「村」的大名。那些屋子，太山沒有看見過，可見那些人民，太山也是一樣的沒有看見過。他們分明是黑人，裸着身體，身上除了幾點東塗西抹的顏色，此外更沒有什麼旁的裝飾。他們看看彷彿是很長大而有肌肉，但是他們的脚很短，而臂膀卻又很長，配搭約十二分不勻稱。他們的面龐，差不多像個獸臉，他們的牙牀骨突起，眉凸額陷，那顆頭顱，往後

抹着像地平線一般平。

當太山站着瞧他們的時候，他看見另一個由那條在屋底搖搖擺擺的繩子揉到地上，他立時悟會那條繩子的用途和那屋子進出口的所在。他們都彎腰蹲着，正在取食，有的用着大牙，從骨頭上撕下生肉；有的吃着菓子和草根。那兒男男女女都有，也有各樣年紀的，由小孩子到成年也有，卻沒有像年紀老大的。他們實際上是沒有毛的，除了頭上一些兒捲曲的紅棕色髮以外。他們說話不多，只有像獸的聲音。太山從瞧見他們到現在，沒有看見他們笑過一笑。總之，他們一古腦兒的舉動，和尋常的阿非利加人截然不同。太山很細心的觀察了一回，也沒有看見他們有什麼廚竈或是炊火的痕迹。離他們不遠的地方，放着他們的傢伙，短的像騎士用的矛，和一種金屬而犀利的戰斧。猿之太山很快活他走着這條路，因為使他能夠看見這樣的土人，是他一輩子所夢想不到的，一種恁地低下的和獸類相差只有一間之隔的人們。就是柏路塘的那些華士蕩和葛蕩比較，他們的進化卻要高出百倍。但太山卻也很奇怪他們能夠

運用他們的智力，製造他們的兵器。那些東西雖是放着很遠，但可以看得出手工精細，式樣玲瓏。他們的屋子，也建築得很巧妙；四週的木柵很高，牢固而齊整，分明是用以保護他們，抵抗那常來覓食的獅兒的。

當太山和拉姪呆呆地看着的時候，他們偶然覺得有些動物走過他們的右邊，後來他們看見一個和木柵裏一個模樣的人，在垂在木柵上的那顆樹，跳落柵欄裏。旁的人看見他來只有瞧他一瞧。他跑上前，在他們的當中蹲下，像和他們說話一樣，雖然太山不能夠聽見他的說話，但從他的補助他言語不足的手勢和態度，卻知道他正在把他剛走在林裏看見的一個怪物告訴他的同伴。同時太山也立時覺悟，這個就是他以為跟着他和拉姪的東西。那人說完之後，有些便立起身，彎着腿，跳上跳下，並且拿臂膀拍着身兒，他們面上的表現，卻沒有十分的變動。過了一會，他們纔依舊蹲下。

他們正在這樣出神的時候，林子裏忽然來了一陣叫喊的回聲，給猿人心中許多野蠻的

往事，一一湧現出來。他即刻向拉姪說道：「布堅尼」拉姪道：「那是大猿中間的一個。」她說  
了打個顫兒。

在這個當兒，他們看見牠跳進林子裏，向着木棚的那條路。牠是一隻巨大的猩猩，但是這  
麼樣的一隻猩猩，是太山一輩子沒有看見過的。牠的身軀碩大無朋，像人一般的走着，差不多  
沒有把膝節掂在地上。牠的頭部和面部，和猩猩的是沒有多大的差異，可是仍然有一點不同  
之處，因為太山當着牠走近的時候，纔分別出來，牠是個布堅尼，有人們的腦子和靈魂。但是這  
卻還不算奇異，最奇異的是牠那穿金戴銀的裝束，黃金和鑽石在牠的七穿八爛的衣服上閃  
閃着，臂膀上穿了好多臂鐲，腳踝上又帶了好多腳鐲，攔腰束着一條腰帶，帶的前後，結着一條  
拖到地上狹長的鞭子，像是完全用着鑲了小鑽石的金片連綴而成的。約翰格萊登，灰石爵士  
一輩子沒有見過這麼樣的一種野蠻的珠光寶氣的華裝，就是奧巴的寶貝當中，也沒有這許  
多無價的寶石。

剛才經過那奇怪的叫喊，打破那林子裏比較的沉寂之後，太山已經覺得牠所給與那木柵裏的居民的影響。他們立時站起身。那些婦人和小孩兒們連忙躲在樹身的背後，或是揉上繩兒，鑽到凌空飄蕩的籠兒裏。然而有些男子們，擠進那太山方纔看出是柵欄的門兒的所在。門外站着那猩猩，又破開嚙喉叫喊，但是這一回，是帶着說話的口氣，卻沒有像前一次的怪誕的聲音。

77 1128

